



在亭叢彙卷七

長洲 李 果

碩夫

施考功傳

施考功何牧字贊虞一字覺菴蘇州崇明縣人父某考
功少自刻苦於學家貧歲飢雜蠶豆菜菔以食其姊欲
食之不為往康熙乙丑中禮部試戊辰殿試二甲進士
授中書遷主事歷戶部某司員外度支利弊經畫敷陳
多所匡裨九卿有會議堂長命屬稿初無瞻顧至有不
可必力爭而後已時滿洲尚書某公欲庇一人微喻以
指考功不聽客有欲於富人某貸萬金者富人重考功



言客願以千金爲壽考功不爲動未幾富人没入官介
紹者皆致累遷吏部稽勲司員外郎轉考功司考功風
裁峻整察貪廉精考核甄別以公人不敢干以私每引
見監司郡縣吏奏對有體

上嘗稱其能退朝與同官坐藤花廳吟嘯藤花明禮部
尚書吳文定匏庵先生寬官吏部侍郎時手植也有詩
紀其事在京師居永光寺麤糲不繼俸廩外不名一錢
諸僧見其清苦咸曰公乃僧官耶歲壬午充貴州主考
官至則取柴大本等多孤寒而力學西南士子是科稱
得人黔遠處天末厥後人才蔚起蒸然丕變人皆謂考

功舉拔之公所致也考功既年老乞歸隱於吳城東南
隅顧氏園考邑志即吳文定東莊乃芟其榛蕪疏池補
石藝花藥種竹百挺於西牖當夏忘暑一二故人及浮
屠相往來考功嗜詩歌圍棋嘗輯韻雅宋人梅堯臣陸
游詩集及明詩去浮行世優游二十餘年年八十二卒
初考功通籍後去京師遂不復渡海至故里然恒以未
遇 覃恩不得誥贈其先人言之涕泣而念其季弟不
衰三娶皆無子初娶黃歿嗣某繼娶黃以某嗣最後娶
曹氏復以某嗣考功有一山詩集屢易其稿近體有錢

劉風

在學譜卷七
李果曰予交考功垂二十年考功謙謹不恥下問去予居三四里時時使人示以詩其贈予詩云一日遣僕常兩回蓋實事也後予移家鷺鷥橋與考功居前後益早暮至園亭近城有野田去女牆不數武非有巖谷之勝然過之者重其人留連不忍去清風名德為東吳首屈一指有以哉

陳學士傳

陳學士名璋字臨湘一字鍾庭先世崑山人明末遷郡城五世祖允昇隆慶進士官至湖廣學使祖國子生衷恂有隱德嘗傾囊贖鬻女償官逋者父學洙順天舉人以學士貴誥封如其官學士年十二喪母十四隨封大夫館歷城朱進士所讀書恒終夜不輟進士恐其致疾夜令減膏火中康熙庚午舉人甲戌成進士是年分南北中卷士限於額蘇松二府入額者惟學士一人改庶吉士散館除編修以封大夫在家請假歸侍者五年始詣京師補官癸未充會試同考官稱得人是年始迎養

封大夫於京邸時奉 敕修皇輿圖表治河方略分纂
宋金元明四朝詩書成後六年充 日講官起居注凡
兩歲四遷官至侍講學士五十一年提督直隸學政任
滿轉侍讀學士後五年與修密雲城仍起居注其明年
二月侍班

上前以記注未當有 旨詰問學士偕同官花色伏闕
謝罪未幾花色構誣以奏部議極嚴

聖祖特旨與侍講趙君熊詔同罷職復命於原處行走
時封大夫年八十矣方學士被議赴考功聽勘書則易
服出歸則愉色問起居舉止言笑如常時學士每下直

歸有傳呼聲封大夫久不聞怪以問左右亦不言會貸
帑金竣城工又所修萬姓統譜及再修治河方略諸書
亦告成歸有日而封大夫疾作後二年卒於京易篲前
始泣告以故初學士長子拱乾覲省至都以弱病卒拱
乾邑諸生能詩封大夫所鍾愛年三十學士甚悼之恐
傷老人心亦不言也學士自數歲即知孝道母劉夫人
以積勞瘵臥牀親調湯藥時其饘粥溫涼既遭喪禮如
成人督學時念封大夫篤友于迎叔父至使署終其任
始去當學政日敝奉使者或多瞻徇提調官輒挾以牟
利學士甫下車奮曰文衡重任某敢弛清節耶首試保

定即絕請謁杜苞苴振拔孤寒錄忠孝貞節之後以勵風教歷諸郡無敢干以私按部至高邑訪趙忠毅公南星後人無傳者爲之歎息少習國書起居館滿漢檔子詳審精核當在城工日方承纂萬姓統譜往來挾書自隨入直則翻譯記注不少休歸田後嘗語人曰某侍禁近二十年初無積勞蒙朝廷優容今得重經舊邱皆

聖主之賜也次子鴻熙辛卯舉人廣東鹽運使前爲順德令時迎學士至治所留一年歸學士居西郊終歲不入城葺屋三楹名曰陶軒擁書吟諷郡邑吏罕睹其面

雍正七年七月會弔友人母喪於杭州舟至浙西門忽類中暑時方與客對奕手一子置奩中遂逝年六十四其族兄同年生陳侍講恂以所自製一棺舁至經紀其喪焉學士喜爲詩間語予曰吾學詩初宗放翁意盡氣薄晚乃知老杜沉著有東冶集十卷

李果曰退之稱曹成王遭誣在理念母太妃年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此人之所難若學士者其不欲傷親之心非有同之者耶宦游二十年無樵蘇之業葺屋以居而能不易所守其恬逸自得過於流俗遠矣若世之巧宦以自飾者奚取焉

吳石齋傳

君諱瑗字豐玉一字石齋江西高安人其高曾皆力學敦行君七歲即好學當滇藩倡逆所在竊發居人避禍君父以策有遠識獨守田廬率衆捍禦而徙家屬他處君時方數齡每聞警輒掖王母母冒險阻出走而令老僕擔負兩弟以行雖極憊猶時時作笑語以慰親心然屢遭蹂躪幾無完巢恫其父勤苦莫能代恒中夜飲泣年十四應童子試瑞州同知談公某以名進士視篆擊節賞其文是年補弟子貢明年食廩餼方是時文體庸滑不振君力矯其習務發明聖賢精蘊而用力於實學

存身書卷一
常語人曰自帖括取士舉世專務虛言成周德行之選
幾無所用之學者躬行實踐苟所履敦篤文自不至流
蕩而無檢識者以爲至言君賦性慷慨恒思歷名都通
邑接當代奇偉之士以擴聞見乃渡河踰齊魯遊京師
刑部張侍郎劬齋一見延課其孫或謂小學何足以盡
持躬之道君曰橫渠謂教童子有四益庸可議其未盡
道耶歲戊子復携其子入都將與荆門胡侍郎抑齋商
校選文以失血病歸既疽發卒君幼體羸多病母喪哀
痛呼天血下數升數瀕於死父病君奄奄微喘猶強起
扶持視藥爲人平易舉止以義聞人急難迫切赴之忿

爭者微言喻導退而多自悔且相戒毋以澆薄汙長者
聽也痛近世士大夫家昏祭失禮考求三禮參諸儒圖
解集爲圖說晚年尤好象山集客有論其主良知與朱
子異者君答書大要謂象山純粹雖不逮周程然其議
論簡直學問必求諸心不離孝弟忠信篤敬起居酬酢
皆歸於切實其服膺朱子則往往見於與趙監勾熙載
陳倅諸書兩公何嘗盡異哉病患經年猶日繙六經性
理朱子綱目諸書易箒前屬兩弟及諸子曰吾讀書數
十年苦於大道無所見惟幸此心稍不放逸學問之道
無他而曹勉之遂卒年四十有八子學山歲貢生學海

郡庠生

李子曰江右多理學儒若周子朱子後先知南康軍而周子遂家於匡廬之蓮花峰下金溪則陸九韶九齡九淵弟兄一門講學其流風餘韻至今猶有存焉觀石齋答友書深信陸氏之學超朗簡直非有深思定力而能若是乎或以其屢試不第惜之不知科第者前輩特由此以進身士之以道持躬者遇合非所論也若石齋者可謂好學之士矣

方太學傳

太學生方朝字東華廣州番禺人其先自閩宦遊至廣有諱金璧者始居番禺之韋涌十五傳至郊城令殿元僑居蘇州朝郊城仲子也郊城負異才善樂府詩古文學有源本朝幼病目遂不專舉子業郊城教之習古蓄養既厚而有器識既長能抒所蘊以作者自命嘗曰吾拙於用世思惟文筆可以經久見吾志益涵肆於古文歌詩其五言古詩追漢人雜詩詠懷類阮籍五律出入高岑杜甫七言有王維李頎之風文師馬遷韓愈出之以神采頗好莊子多寓言興會所至頃刻數百言而說

理處極深書法行草疎宕可愛類晉人落筆爭為人携
去家有園多水木不葺治自名曰勺湖遠方士慕其風
咸造之郊城本名進士其年家故舊滿海內從未懷刺
一見有兄還同居其奉老母梁饌必特設躬侍食稍不
進匕箸則竟日徬徨夜則侍寢母傍以時起居閱一兩
月母命歸私室乃退客至或母有命肅恭將事事治而
後對客母年九十餘壽終朝時年逾艾哀毀不廢禮春
秋之薦及諱日先期擇吉凡所嗜必陳之前哀形於色
事兄敦友愛析產不擇美惡嘗指一困粟六百石佐兄
之用季弟常早世嗣以次子兩姊適金氏者厚遇之常

迎之歸與母處母女俱能詩相與吟詠談舊事忘其年
邁母歿後亦然南海周孝廉大樽高潔士也朝與友善
來吳同賦詩大樽歸老病死朝悲之錄其遺稿陳勵亦
南海人以孝廉赴京選過吳暴卒朝爲之殯斂故人劉
震喪歸朝資助之且卹其家若此類不可舉然產亦由
之以落長沙陳恪勤公守蘇州與朝友後以侍郎督河
多節省河課以治工朝爲書千餘言勉其勿進羨金引
閩撫軍陳瓊眉川爲語其古道明大體如此性好山水
自幼隨郊城在山東遊泰山壯歲返嶺南登廬山遊會
稽禹穴又返嶺南入京師所歷山水舊蹟停舟車尋訪

見之於詩又取左國策史記昌黎文及五子之歌古樂府漢魏晉宋迄唐詩選一集好吳人祝允明王寵諸人字蹟憂悶時出以自玩復彈琴爲樂郟城著環書窮性命之理盈虛之道朝淹貫於中多師之以是垂老境不甚適而能隱約自安有五子皆早殤惟次子程授室亦不祿遺一孫權程即嗣弟常後者權八歲方歸宗朝卒年六十學者稱勺湖先生

李子曰郟城之學精明而善韜晦其臨民治家有果斷類老氏東華謹默而篤厚不驚於外然見事遲多因循俗流鮮知之嗟乎東華雖無用世之志而其厚重之概

孝友之行嗜學之深無媿古人可以陶冶世俗乃閉門用老豈莊生所謂無所可用以全其天者可同日語耶予交最久爲序其生平蔡中郎稱郭泰有道若東華者其庶幾哉

二吳先生傳

東巖先生諱瞻泰字良齋漪堂先生諱瞻淇徽州歙縣人姓吳氏同母兄弟也曾祖一初明太學生崇禎初客固安會兵警與縣令王九鼎登陴守城破同日死妣方淑人撫九歲孤族有無藉子窺其貲持兵往脅淑人匿孤他所大呼與同命孤即其祖曠也為名諸生父苑康熙壬戌進士官檢討嘗扈從馬蘭峪橐筆應制

聖祖皇帝賞其文十旬間四遷至國子祭酒試八旂官學生以文請廣鄉會額正教習位無旁坐教習歲滿請悉授縣令語在金檢討德嘉傳在雍三年乞歸養母學

者稱鱗潭先生兩先生少好學東巖治六經外喜莊列
秦漢韓蘇文年二十五補縣學生江左翕然以能文相
目後遊太學名動京師試南北闈十五連不得售楚中
屠公艾山中州呂公見素夙負冰鑒名東巖仍不遇撤
棘兩公皆手遺卷至扼腕折節定交出著作請質漪堂
少東巖十一歲六歲即從東巖學後十年隨祭酒公京
邸祭酒公分纂一統志明史禮志禮經講義每命漪堂
先屬草漪堂由是益習典故深考義疏年三十四成進
士為翰林庶常在館兩月請假歸初漪堂已卯登賢書
明年遭祭酒公喪服闋赴會試母程淑人送至門曰何

時見汝漪堂以下第即歸對曰得第奈何曰館選非所
望得第亦歸耳又曰館選奈何則跪請曰必陳情母屢
母懷方是時程淑人牽衣淚漬咽不能語漪堂年未強
仕乞歸長安故人屢以書招不應以程淑人故也東巖
既悒鬱不得志於有司家益困則涉江踰嶺走江漢閩
越之交以就館慨然曰為國家銘功紀績鼓吹休明非
某職矣稱述祖德垂後世法發諸文章攄吾懷抱可乎
輯家乘上溯得姓之初至於父祖彙註陶詩成杜詩提
要十四卷刻之江都刪補文選詩註二十三卷矯昭明
門分彙別之例按時代相從正六臣之誤藏於家其文

堅蒼有磊落之致詩亦如其文漪堂詩學於東巖敦厚和平不騫才騁氣用意在言外與東巖倡和作為多東巖六十餘歸故里雲門谿其王父栖隱處也所吟詠皆稱雲門谿樵合之文得二十卷而漪堂僑吳三十餘年祭酒公葬新安之柏羅山漪堂思結廬守松楸不克晚自號柏羅山人有柏羅山人集若干卷東巖奉曾王母王母盡孝言及方淑人蒙難矢節事輒悲泣漪堂失怙後卧苦塊久受濕病痰飲四十年東巖性伉直面折不能容人過人有一善必為延譽鮑倚雲者故名家子貧困東巖奇其文扶杖過訪徑以女孫字之漪堂為人和

介無城府不見喜愠之色急人患難不計有無脫同年生某於危代故人子某償官緡幾百金助葬施布衣璜皆出自乞假與黃孺人篋笥物祭酒公家訓族子弟貧莫能娶者歲婚娶二人循長幼以次任漪堂克踵行之紫陽書院明季移建祀獻靖及文公祭酒公歸田講學其中東巖漪堂奉遺命新之為之志并成歛邑崇祀考雍正某年邑令某舉東巖孝廉方正不就郡延鄉飲勉應之後以禮徵博學宏詞辭以老歲乙卯東巖年七十九夏四月卒漪堂哭之哀至冬亦卒年六十八東巖子二人漪堂子三人東巖子金翼已酉舉人漪堂子中衡

在學堂卷七
三
已酉副榜亳州訓導尤知名

擬贊曰余讀南史梁何胤為中書令去官與兄點栖若耶山世稱點為大山胤為小山若東巖漪堂者與點胤兄弟抑何相類耶東巖初思奮庸於時既歸老谿堂以樵終少壯豪氣猶躍躍欲動漪堂早賦歸田循南陔之養湛冥無得意趣不羣與祭酒公一也不飾其美進退以義東巖兄弟其賢矣哉

杜吉士傳

吉士諱詔姓杜氏字紫綸又字雲川常州無錫人居城南人呼城南杜氏父芳鄉飲大賓崇祀邑鄉賢載江南省志孝子傳吉士體弱多疾而幼聰慧好填詞邑前輩顧舍人貞觀嚴中允繩孫見之喜曰風雅得一人矣年十八始治舉子業康熙二十年甲子以太學生應試困場屋者二十餘年乙酉春

聖祖皇帝南巡駐蹕蘇州召試二百人 欽取五十人吉士名與焉吉士進迎鑾詞梁溪望幸詞 召對御舟賜 宸翰遂 命入都兼給帑金治行相國陳公廷敬

在學譜卷一
薦吉士詞學第一充詩餘館纂修又明年分纂廣西省
方輿考略歲己丑命修詞譜辛卯舉順天鄉試出尚書
趙恭毅公門會三館書成以勤勩最議敘得主事方試
禮部不就補壬辰 欽賜進士選庶吉士癸巳

萬壽覃恩加一級授儒林郎 敕封父如其官是年散
館改進士館教習以詞譜未竣應得官未補吉士念父
年老歲甲午以終養告歸館師王宮詹奕清謂館中詞
學莫如吉士者固留不可乃奏移書局於太倉就近校
定書成而封翁卒服除吉士竟不赴 闕吉士居里黨
以孝友著稱當乙酉冬

上賜文雉嘉魚復賜狐裘並郵寄封翁自乞假歸奉封
翁寢興出入必隨封翁耳故重聽口陳指畫每深夜候
熟睡始安招諸故人與封翁洽者日宴飲道舊故爲笑
樂吉士有兄曰次陵長吉士十有四年持門戶久吉士
得專志於學旣析產念其食指繁產日落乃請封翁凡
所贏餘盡歸之兄復益以已所得財及田租盈千金兄
歿復減已田百五十畝分給諸幼穉貧族之居城南者
予之貲老病孤寡月給所費歿而殯葬之皆務厚施君
曉丸吉士少歲師老而失明贈之田歿爲恤其家後子
孫相繼亡求其從孫某嗣之房師三原楊公卒京師與

存身遺業卷七
同門蔣君汾功營殯殮遣其櫬歸葬後遊秦中哭拜於墓為文以表之乃去查學士某知吉士最深臨卒時握吉士手曰欲以後事相累既歿經理其喪其篤於師友類如此吉士於世事略不經意而於地方大利害不忍坐視雍正己酉秋邑中冒荒議起吏胥寢成大獄人心皇恐吉士密語所知達之大吏通檄禁止事乃寢壬子七月大風壞田禾無錫金匱兩邑令憂之吉士與華中書希閔遍行城邑勸富人出粟賑濟全活無算吉士親喪後澹於宦情始由荆溪至姑孰盡遊姑孰山水甲辰春遡淮抵河南入秦中年六十諸子欲迎歸為壽吉士

諭之曰吾自渡河以來詩日多興益高乘此精力未衰極天下奇遊壯觀以大快吾志此則吾之自為壽也即於是日出秦關歷山右諸勝比秦中歸常曰當一遊天台雁宕匡廬於願足矣取篋中衣典金作遊資如集中典衣遊天台詩即是也甲寅從江右至閩遊武夷九曲諸處惟新安黃山未至耳自給假歸二十餘年出遊居多居家坐臥半樓嘗獨坐溪橋間操小舟乘月蕩漾以為樂其著述已刻者詩十四卷浣花詞鳳髓詞鳳髓外編詞共四卷文三卷統名曰雲川閣集壬子迄丙辰詩五卷蓉湖漁笛譜三卷文七卷尺牘二卷未刻四詩文

在馬叢書卷一
中晚唐詩叩彈集已行世其選而未刻者文源宋元詩
叩彈集 國朝詞選又嘗輯山東省志

今上乾隆元年詔舉博學宏詞浙督大學士嵇公曾筠
以吉士名入告吉士為書數百言陳不可復至杭州力
辭留西湖當六月受暑歸而病卒年七十一是歲正月
朔吉士坐半樓抽筆欲作書忽不見其穎熟視之固在
也乃曰吾與筆緣其殆盡耶越七月竟卒

李子曰吉士詩凡屢變少時自言酷愛樊川流利似香
山又學義山既又好澹遠而其為人襟韻閒逸可與其
鄉之嚴中允藕漁稱同調中年以後筆力出入少陵於

詞學風流蘊藉梁汾謂詞如其人文簡淨似廬陵紆徐
而有致顧好遊詩與文以是益多予與之盤旋辨論久
知之深至其孝友宜在獨行傳而其行德往往不欲人
知宜其子孫用文學世其家矣

李湯傳

李王臣字立誠湯世塏字殿公皆吳人皆通於醫李子
家金閭門之西湯子居婁門兩人初不相知既而論議
相友善稱同志於是東西人咸推李湯云李子先世不
能詳父某有隱德楚穀城方寺丞征思故明忠介公岳
貢子也 國初避地居蘇州窮老賣卜而負氣節李子
父常左右之湯子父萬煜工醫為大興劉獻廷高弟有
家學李子少明敏讀書不數遍終身不忘為制舉文操
筆立就窮軒岐仲景諸編能隔二隔三治湯子幼即曉
醫大義既喪父益博問慎思兩人譽大起而湯子稍後

五六年嘗同治山陰楊某病湯子謂病宜下書藥品於掌中李子後至定方劑始出之所用藥皆同其道合多如此李子年四十始補弟子負而學益力方切脉一手翻書側視五官並用晝則手一冊肩輿中披覽夜則燃燭擁書呼酒且讀且飲以爲常竟浮沉諸生中湯子先世嘉定人遷於長洲七世祖珍字子重明崇德縣縣丞學者稱雙梧先生雙梧生修修生聘尹聘尹生一龍皆由科甲躋仕途一龍子六人名本濟者 本朝順治初武進士官山西都使司僉書都使司之子名傳祝湯子大父也當湯子喪父時甫弱冠季弟世塋五六歲母病

心疾而家又多故貧無依倚湯子以一身支垂三十年奉老母事之盡職教季弟學爲娶婦使有後湯子旣精醫諸負重名不能治者治輒效而不屑骫骳以圖利四方乞治者冒寒暑往不自知其體之弱疾之深也李子長於湯子十餘歲年四十一以雍正元年卒後十年湯子卒兩子並篤氣誼振人之急雖力不足亦曲應之大興劉子死無嗣湯子以父故春秋祭其墓他如助婚代葬不一其人湯子幼以疾失學二十時始執經鄰塾其力學困苦與李子同至爲人講說醫理反覆不倦李子性紆徐未嘗與人較曲直而湯子性質直有不可者不

避利害言之雖貴顯人不附和也而賢士大夫於兩子者皆樂與之遊李子有一女尚未嫁湯子一子鐸九歲李子歿後兩弟無藉者輒侮之破其家妻子貧苦甚湯子季弟賢先湯子卒有壻吳鵠嘗受業於湯子亦工醫李子曰李子與予爲昆弟交湯子曾大父與先大父爲已丑同譜舊同里稱世好兩子行誼知之久古者有一鄉之善士必有以稱於一鄉若兩子者可以風矣惜其俱不永年而李子無後爲尤酷天道其亦不可知哉予懼其軼事日就湮沒爲之合傳且樂爲有識者道之

方穉子傳

穉子名良孺字稚子姓方氏系出漢黠侯尚書令儲公後其後有弦公者自寒山墩遷鋼山路口十九傳至其父鹿村翁士瑄客遊豫章僑寓饒州之蓼洲穉子年十六從焉豫章多文人碩士鹿村翁相往還賦詩論文穉子顧而樂之慨然曰丈夫要當以文章學問見著於世奈何碌碌塵網耶卒博覽群籍寒暑不輟寧都魏叔子禧以文章名海內鹿村翁與交其門人清江熊頤有行誼穉子請業多得其益爲文下筆無滯而嫻雅人多稱之先是康熙甲寅新安遭兵燹鹿村翁善會計家中落

者漸以恢復至穉子復兼治生經營淮揚江楚間業益大穉子既深於嗜古通古今事而有明敏才遇事果決鑿鑿得失雖老成人皆以爲不及也母徐賢而明穉子弱冠遭其喪哀不踰禮時祖母鮑猶在堂穉子奉其祖母與其繼母朱以孝退居子舍痛念其母恒抑鬱不樂呼天而泣而侍繼母又多愉色婉容歲丙辰祖母遘疾家書至豫章時鹿村翁已六十餘不耐跋涉而心甚危急穉子既治舟請少緩權翁曰事急矣若何緩穉子曰兒由陸路疾馳計日可達翁許之於是冒暑進抵家遂以積勞成疾不半載卒易篋前呼子善祖語曰子無他

恨惟色養弗克終耳寄語爾叔善事吾親時穉子弟良齋在西江也又出篋中負券數紙命焚之曰當其貸時吾心已贈之矣又示其子某處墊費若干某處貨值若干令償之遂卒穉子甘儉約好行其德矜孤寡終其身爲謀朝夕又立義塚以埋暴露者新安地窄人稠鮮腴田以賈代耕穉子慮有盈絀出貲置產給諸弟子亦人所難也子二人善祖太學生吏部考授州同善祈郡庠生貢入太學

李子曰予讀其子行略不獨穉子賢乃其配汪亦賢者也舅與繼姑與夫子客居豫章以孫婦而善事其祖姑

在馬首堂卷一
三
祖姑既逝夫子亦棄世而舅與繼姑猶在豫章子長者
年才十四耳備嘗荼苦以撫其孤而又廣其址葺居室
釁生肘腋以理得直營兩世葬命其子恢廓宗祠非鬻
而丈夫者哉而穉子之賢刑于其室可見矣

楊士選傳

楊士選字有貞蘇州吳縣人父公瑞操廢舉術走中州
營什一之利屢竭其貲鬱而成疾欲歸又不得父之客
徐生者來蘇州言其狀士選時年十六聞之瞿然驚起
向母曰父病危隔二千里煢煢無倚有子不得侍何以
立天地間兒今日行矣遽束裝出門舟經黃河顧視東
南雲氣如死灰俄而風大作雨亦暴至鄰舟覆者凡四
舟人相顧失色士選泣禱曰某數固應死但願一見父
死無恨有頃風轉雨止舟竟無恙抵懷慶人呼為孝子
舟先是其父病逆旅久家問不通自度無生理夢神人

語之曰爾子當至矣勿復慮比士選至人咸聚觀稱異父驚且喜病少愈士選遂奉父歸方士選父業賈時家已落至是益窘值歲荒食米騰貴士選與其妻饜糠粃間屑豆食之而於父母曲盡甘旨父病思食龍眼時移居下堡村僻不可得下堡近洞庭東山因渡太湖覓之中流遇風波浪衝激同舟數人皆溺獨士選以漁船救免父母歿士選葬之吳山歲暮河凍持篙擊冰膚盡裂又手自穿窰負土以葬廬墓百日遇時祭泣盡哀烏鳥聞聲輒下後數年家稍裕士選食麤糲衣布終其身念親在時食貧故也士選自六歲入塾塾師講說古人孝

行輒喜窮其本末燈下爲父母稱說曰兒他日亦願如是或遺以時果必携歸餉母母暑夜績爲手扇驅蚊論者謂其孝蓋天性云卒年八十配唐氏庠生姜震女有淑行姑病疽醫者言不治氏含泣吮之出毒血數椀得愈蓋亦孝婦也

論曰予觀劉歆西京雜記載後漢顧翽事母至孝母好食雕菰飯家近太湖湖中乃生雕菰無雜草遂日以爲養勝國時劉龍光因亂與父母相失徒行至盱江夢張令公告以寄居石滌竟得母歸而携其父之櫬兩公皆吳人也士選渡湖覓龍眼事頗類翽中州尋父雖非道

在亭叢書卷七
梗之時然年未弱冠蓋常情所難矣屢瀕於死若有神
人相之庶幾古人之行哉他日太史采風論吳中至行
知必有載之史乘者為次其事云

清平高義女傳

山東清平縣高義女名妙清明成化間人年十五喪父
母其兄嫂亦故兄遺一子鼎甫二歲族人利其財欲害
之義女始終保護得不死年三十五鄰媪勸之嫁義女
曰吾姪尚有童心更數年扶掖之俾成立予則就木矣
尚庸何歸乎遂以處子老嘉靖三十年卒年八十有八
其姪之子孫衆多迄今蓋一百幾十年矣荏平令錢塘
吳陳琰寶崖識其事慮其久而湮沒乃徵諸海內文儒
為詩歌表彰之春秋傳齊軍至魯義姑棄所生而抱兄
子齊人曰魯婦人猶持行遂回軍不伐若高義女者既

無父母而獨能不嫁以撫兄子保其家產殆與魯義姑
易地皆然者歟世之男子託孤尚難而以一弱女子卒
如此亦可以媿丈夫而角巾者矣長沙陳公鵬年賦詩
有杜陵意乃為之傳

陳貞女傳

貞女姓陳氏蘇之長洲人州同某之女祖某祖母顧苦
節三十年載於郡志母某氏貞女貞靜肖其母言動中
禮則父母篤愛之許字埭川顧賓臣賓臣年二十以疾
卒猶未昏也女年十八聞而悲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夜
父母婉以勸女曰兒不幸喪所天義不獨生辜父母恩
矣又曰死固吾志得奔喪持服立伯氏子以守宗祧兒
之願也不然有死而已父母又婉以勸令守貞於室女
曰我身已許顧矣家居反為父母累不可父母知女志
不可奪乃告於顧迎之歸以長男亳州學博某之子潛

為後始一啜水漿入門後哭於其寢衰經未嘗去身踰
三年病死其姑哭之慟於是前輩宋孝廉實穎彭侍講
定求周處士靖諸君皆賦詩紀其事巡撫都御史永寧
于公儀封張公郡守恪勤陳公總制鐵嶺尹公後先表
其廬或謂貞女奔喪處禮之變記有之未昏而女死壻
齊衰弔焉夫死女亦如之服其服不以主道予之明與
弔者異耳今貞女未昏而哭其夫居其廬見舅姑奉事
晨昏立伯之子婦道妻道並見將終身焉豈過於禮耶
處變而不失其常殆有合於德貞者矣議禮者宜通其
義焉

李子曰吾聞潞野有華氏者亦年十八未昏夫施死華
矢志守貞江撫睢州湯公特請 詔旨旌其門此康熙
某年事也若陳貞女者其志行不既侔耶何其遇之殊
也然女之貞固根於心而有得於祖母之教者其志其
行固非欲為是以求旌也女死於顧女心安矣嗚呼拘
曲之士惡知禮意哉

胡節婦傳

胡節婦松江南匯人姓蔣氏爲同縣胡偉妻歸胡氏十年夫死子士經士紳幼康熙庚申辛酉間連歲薦饑并日不得食有憐而動之改嫁者氏勃然曰吾所以不死乃以此兩兒欲冀其成立耳清白子可父事他人耶晝夜織布節操愈厲初舅姑同病而姑病尤久氏與夫侍湯藥食飲溲泄痛癢寒暑不少懈偉旣痛其父母後先奄棄哭之哀毀骨立患瘵病三年家益落氏營藥餌殫心力偉病劇不能言輒以手指其兩兒氏作色言曰此分內事此身未亡縱飢寒決不使兩兒失所以辱宗枋

其後兩子卒賴母之教治行篤實能以潔白之養養其親偉有弟三人佐佑儀皆羈州氏曰吾不可不教育之既長以時婚娶同居者五十年娣姒間絕無嫌間里之人敬慕之皆稱曰胡節婦氏年十八嫁偉二十八歲喪夫今年八十八矣守節六十年江南督撫上其事乾隆三年 詔旌其門

贊曰吾友張曉山氏初居松江為予述胡節婦事甚詳以熒熒一婺婦不獨撫其二子且能及於夫之弟三人當歲祲之後撫育成立寧不足以翼綱常扶教化哉蔣氏故舊族其先世有給諫諱性中者立朝侃侃氏之高祖也詩書之澤久而不衰節母之賢其有以也夫

吳母夏碩人傳

碩人姓夏氏長洲人父處士公禮言母胡有節操碩人年三十一繼室吳君德文前室子二維屏六齡維翰四齡碩人鞠之如已出越二年吳君病瘵臥床蓐又三年而卒碩人所產子維藩甫三齡碩人艱難困苦教維屏以讀書行己之道久而稍克自立維屏教兩弟砥礪於學兩弟視兄如嚴師母有或違碩人病維屏與兩弟侍醫藥不解帶者幾月及卒哭踊盡節聞者感歎碩人有令子爲不死也方吳君之疾也梱內外無鉅細皆碩人任之既寡家益貧薄田數畝供賦稅徭役外餽粥不繼

當是時雖偉丈夫且束手而碩人以一女子獨力左右支吾又連遭凶歲早夜勤作藉十指以資衣食每事必本於禮未嘗有失尤通達事理外侮能禦之嗚呼此非獨其志之堅亦以見其才克勝其志也先是吳君疾革視碩人若有言囁嚅不出口碩人曰吾誓之於心久矣三子當死生以之乃瞑碩人既家計憂勞感風露病欬失血三載今年正月設悅日諸子稱觴碩人愀然曰吾數年來神悴心竭今藥久而不少瘡殆將死矣顧三子而悲屬維屏治棺衾家人怪其言至三月十日果不起凡部署身後事無毫髮漏諸子受成命而已春秋四十

有九蓋守節十四年性貞靜事親孝知書通內則大義持大體遇族黨禮意有加族黨咸稱之間事吟詠有綠牕稿一卷

李子曰母子兄弟之際難言矣繼母而慈者尤難古之孝友稱王氏祥覽兩人竭其至誠迨晚而祥乃得之於繼母若吳碩人之母子可不謂賢矣哉予室人爲碩人同懷女弟知之久昔晉奉車都尉任護與潘岳同娶楊肇女護歿岳作寡婦賦以摠其哀今碩人亦吾姨也而其歷艱辛茹荼蓼慈愛諸子教之成材較任婦爲賢焉述而論之以遺諸孤庶垂於後云

書文衡山遺事

子與崢縣令石君稗齋晏語及文衡山先生稗齋曰向見別集郡有富室者慕先生名迎至家方秋暑酒罷留先生宿盡以席上銀杯陳榻前將以貽先生先生端坐羅幃一人突入攫二杯去蓋坐客也先生曰言之其人絕交矣詰旦留一簡與闈者給曰杯吾暫假去歸而訪知某工所製經營半月製以償焉又儒生某積館穀五十金強留先生所權子母利月請給之後儒生年老盡收其資歿而其子不知也請於先生先生如數應之其夕子夢父怒責曰文先生長者吾往以失館盡歸其資

在正書卷一
三
矣篋中某書卷末有次第筆記可稽也亟以還否者吾
不佑汝其子乃以銀歸先生先生曰若翁所存固償之
矣此五十金以吾子窘敬爲故人助喪耳勿辭他日爾
翁見夢幸告以吾意按先生當明弘治正嘉之時文章
德望著吳中奔温州公喪却千金賻寧藩召先生不赴
而封識其書幣見於王弇州傳蓋其行義若此若二事
者於先生爲細行矣然能周旋於隱微之際不輕暴人
過失非古之行隱德不欲人知者耶直不疑償同舍郎
金載在史書若先生者高出於不疑矣稗齋亦奇士長
洲人讀書不三徧終身不忘作令晉陽有惠績子交即

文氏族孫山陰縣丞軾之壻以是知之特詳云

紀沈荀蔚始末

沈荀蔚字豹文又字亦客太倉州人明崇禎庚辰進士
成都府華陽縣知縣雲祚子年五歲隨父任崇禎十七
年三月流賊張獻忠破成都華陽公與巡按劉之渤推
官劉士斗成都令吳繼善俱被執囚於大慈寺公絕粒
半月不死賊遣其黨饋食以刃脅之降公從衆中手擲
案大罵指其口曰我有口食賊肉耳寧食賊粟哉公貌
偉至是奮怒目光炯射鬚髯戟張遂被害時年四十有
三之渤士斗皆死之有叅將鄒振稔其死時狀獻忠尤
怒公揮衆叢刃骨肉為醢云初賊將至公自誓必死荀

蔚年八歲知之日夜悲泣公醉以酒令負之與妻女屬
妻弟張士偉先護之出城渡江入邛州會上南守道胡
恒備兵建昌攜家之任踉蹌同奔抵雅州恒家口為王
知州所執并收荀蔚家將械送賊以浙人錢州目力得
隨衆竄孔家坪王知州名國臣陝西人久通賊時道路皆傳華陽公殉
節荀蔚母子不敢發哀乃由思經山至洪雅縣轉入八
面山洪雅土兵假起義名恣劫奪荀蔚數被掠匿空窰
中土兵指為偽官家口驅入九溪山過鬼門關鐵鑊橋
見其帥黎神武告以實神武處之小尖山西縉寺稍資
糧精後神武從故明監軍道內江范文茝入雅州文茝

華陽公故人也名與其舅同見檄其舅署洪雅縣事而
送荀蔚至乾壩陽就近供給 本朝順治三年十二月
肅王奉 詔西征至漢中獻忠伏誅賊黨孫可望高承
恩劉文秀李定國等猶各擁衆爭屠戮楊展名經理川
事實為亂自黎雅而外皆屬展稱錦江伯設四鎮於成
都勢尤大四年 王師在重慶遵義范文茝至洪雅荀
蔚自乾壩陽往見之其舅張士偉改署儒學篆未幾病
卒荀蔚勢益孤而文茝念華陽公殉節為立傳置田三
十畝於乾壩陽給荀蔚母子時川中分據者既衆闖賊
餘黨李赤心等十三家在建始縣皆有侯伯將軍位號

六年七月楊展為表韜所殺其子璟新走免衆皆降韜
韜據重慶寨山坪者也有陳安國者引兵為韜掠地行
焚劫荀蔚家燬冒雨走夜入大龍溪明日登其巔路險
隘止湛定寺十一月復返乾壩陽七年正月洪雅土酋
葛佑明作亂九溪復徙入八面山不出者六載十二年
滇人何吉生邀荀蔚至其父眉州守治所同研席初荀
蔚在西縉思力學苦無書得殘編於敗甲中其舅綴而
課之至是乃出試遂與何生同寄眉庠補廩餼是歲為
蜀難叙略十三年冬劉文秀自稱蜀王至洪雅乾壩陽
花溪雅河所匯處名天生城建宮殿及官署荀蔚田地

盡為軍營其明年華陽公故人銅仁萬某官巡撫留荀
蔚委攝崇慶州學正荀蔚痛父死忠固辭省母母尋卒
於八面山之白巖溪而妹已嫁彭縣趙弼子身欲東歸
不可得益漂泊十六年至天全土司所值高承恩夜襲
土司竄逐崖谷懸繩以渡經無人之地六七百里始達
冷齋鮓威土番猓羅諸堡若屢瀕於死五月潛出榮經
縣九月自洪雅入省城城中鹿豕熊虎充斥城外白骨
山積華陽公齒髮無存感痛作詩弔哭幾絕遇隨征總
兵楊凌雲留止之凌雲展之子即璟新華陽公壬午所
取武舉士也十七年王師自川東駐嘉定賊衆悉潰

川南乃定康熙元年總督李國英引兵東下取夔州盡
翦西山餘寇其明年李赤心養子來亨自焚死四川平
先是保寧通判彭文煒遷官襄陽約荀蔚與俱乃拜母
墓與妹別由保寧至楚抵新灘水發舟觸石下墜以沉
石罅得不死四年夏自襄陽歸故里其大父母及兄荀
蘇已前歿因母黨居蘇州初華陽公與成都令吳繼善
同被執後吳以長至迂獻忠死蜀久亂道遠華陽公殉
節傳聞異辭荀蔚憤黑白淆溷乃出其蜀難叙略及范
文英所作傳籲於當路達史館為立沈雲祚傳列明史
巡撫都御史湯公斌 題入鄉賢祠四川督學王公奕

清復祀之名宦華陽公忠烈大彰荀蔚晚歲授經課子
著讀史印論古人事有確見其他雜文稿亦多康熙五
十三年卒年七十七子國亮單佑元祥國亮亦工文

書程孝子遺事

孝子程願學字某其先歛縣人僑居揚州儀徵縣順治十五年己亥之亂邑人相連坐中法死者二十餘家孝子之祖故睢州知州紹儒亦及於難父免死徙口外孝子在襁褓得留既長乃知之日夜哀思欲往戍所訪其親既又念不可無後乃娶婦生一子未幾妻死於是孝子挈數歲兒往道出湖廣兒病同舟者爭謂子幼且病設一旦夭死且墮先緒孝子不得已歸復謀寄其子獨身遠行勢又不可遂終身喪服日夕啜粥不食菜果雖嚴冬不衣棉帛伏臘具飯祭先祖然不自食也以為常

孝子儻居學舍傍人罕見其面為儀徵學諸生教授經義餬口其弟子皆造門請業孝子率不出戶儀徵訓導長洲顧藹慕義士也聞之欣然往訪不得見復過之叩其門無應者又偕其門弟子往出不意始識之坐定無寒暄語視其室凝塵滿案殘書數編木榻上一單衾而已藹乃請曰子何自苦乃爾孝子蹙然曰某抱隱痛不可以為人非以自苦也明日孝子報謁袖出一研一畫為贄藹謝曰子無所受於人今有所貽吾受之亦願以報子孝子徑持研與畫去他日再過家已遷不知所之矣孝子平生從未見一人客以宴會招者皆不赴有從

遊者其家載酒饌遺之孝子堅辭其人委之去孝子招二三所知飲食之其孤高若此後有傳其死者藹將白於郡縣俎豆先賢祠有沮之者不果行而訪其所遺研曰廉士研又私謚曰貞孝先生伐石表其墓禮曰父母之喪仁者可以觀愛焉若程孝子隱痛有不忍言者遭人倫之變終其身喪服勞苦獨行可以礪俗誰謂古人不可見哉吾友瀘州先著嘗為孝子作傳方思渡江訪其軼事而先以文秀才舍所述者紀之著其純孝孤潔且申余景慕云

書何孝子事

何孝子居蘇城東虹橋地名韓家浜孝子誠樸傭工於外以養母母年老矣孝子日黎明為市米炭鮭菜雜物復汲水置餅盎中而後出抵夜歸母早寢不敢扣門竚立門外俟母醒溺或聞磬效聲乃徐扣門進以為常一夕俟至二鼓徬徨檐下官夜巡疑為偷兒執之孝子告以故官不信杖之事轟傳里中其後母沒而孝子亦遂死孝子貧未娶無後有賃屋一椽里人將捐貲買之請於當事為孝子立祠而未果

論曰孝子死十餘年江西萬安令施君陞錦向客言之

而失其名施君江南解元家與孝子鄰蓋事為其所習
聞也夫以孝子至行若此有司宜亟獎勵以厚俗而乃
弗恤也彼蓋內問其心度非力所能為耳嗚呼孰知乘
軒而吏導者之所不能彼傭工固能優為之耶

記二節烈

戴烈婦杜氏海鹽人年五六歲進退有禮儀二十適戴
某戴以染帛為業而嗜酒醉嘗忘歸翁姆年皆五十餘
烈婦織縑素勤苦治其家有賢聲里中有報賽徵梨園
部為戲鄰婦傅朱粉衣鮮衣聯臂招烈婦烈婦不肯往
有惡少年悅其色習為染練傭於其家室逼隘不得引
避時睥睨烈婦愬於夫夫若不聞他日又白於翁姆翁
姆庸黯惡少奸黠始終不疑其年五月翁買齏去蘇州
夫又醉酒他所久不歸烈婦獨與姆居姆老病小叔纔
六七歲是日暑雨烈婦寢室在高樓方乳其女惡少梯

空突入強抱持烈婦烈婦初正言止之惡少持益急烈婦大哭罵不絕惡少掩其口出利刃斫之死極慘酷小叔驚起怒罵亦遇害其夫聞之始歸里人白有司具棺斂都御史聞於朝斷惡少之頭里人復醵錢塑烈婦像爲建祠祀之

溧水節婦失其姓早寡事寡姑盡孝謹晨昏甘旨必以禮一日侵晨煮龍眼一甌進於姑姑未起褰帷見有男子與姑臥急趨出後男子寤而起視甌陳几上手之猶溫飲之盡其姑乃寤婦所進者含愧自經死族人告之官官驗姑齒色黑疑媳有姦狀毒其姑死論以重辟節

婦不能辯也會熱審大吏視節婦色疑有冤又始終不言時漢陽徐君永祐爲丹陽令以廉察名檄令覆核徐君追始投狀者知爲從叔指使笑曰是無難辨成獄其在此人耳反覆叅訊將實以致死之罪從叔具引服吐實人始知姑之死出於良知爲羞對其婦也乃坐從叔以姦罪而正其讞出節婦於獄旌其門溧水至今傳之論曰戴烈婦事予得之馬江常副使詩溧水節婦則吳縣教諭虞先生言之蓋在康熙某年雍正某年也副使詩一千二百餘言樸茂頓挫有漢京之風徐君康熙中進士讀書一再過不忘予往曾識之其能辨節婦冤有

以也世之號為丈夫者媿阿脂韋當小小利害遂以瀾
倒有如震川所云者而兩女子能潔志於污亂之中雖
嬰危難卒之事皆暴白得以旌揚而為惡者不得自營
脫禍孰謂天地正氣不可隨地見哉

賈孝女事略

賈孝女蘇州長洲人父太學生南式孝女自幼曉文義
笑言不苟治女紅之暇愛閱書史見昔賢孝義事輒感
動竊自歎曰吾為女子無以榮顯吾親但當畢力誠事
藉以少報親恩耳歲壬戌三月父抱疾孝女時年十八
憐母有身顧弟穉且弱乃身侍湯藥終夜不寐凡五閱
月如一日父病益深輒背人飲泣每於夜分稽顙北斗
請以身代及父死一慟幾絕欲以身殉世父止之曰爾
宜節哀毋過傷且而嫁期近而何自戕若是蓋孝女實
許字王生玉田去婚期僅一月也孝女復哭曰某女子

也此身不足爲門戶重殆鴻毛耳我不能愈父疾當侍
吾父於九京矣哭轉甚繼以血視父斂後乘間自經於
密室旣死其母撫其尸而哭爲易衣斂見左臂絹裹隱
隱有血跡發視之乃知其父疾時刲臂又恐傷母心秘
不以聞也可不謂之孝歟或疑毀傷支體以治親病非
古聖人之訓且毀不危身雉經以從死父亦非先王制
禮過焉者俯而就之之意孝女明於大義宜不當出此
然以父子天性固結不解當其醫禱不應旣迫且危惶
恐不知所出以爲苟可有益於親何惜吾體鼓刀袒臂
彼其心但知有父耳卒之父病奄棄孝女慮無返顧竟

以身殉其事雖非中庸要其至性惻怛過世人遠矣彼
薄於所生者方重愧之顧肆其訾警之口乎哉當事憫
其志將其實請旌以邀 曠典長洲令衛公府學教授
浦先生先給以扁果意當代作者其不靳表揚之辭以
備輶軒之採也爲書其略以徵

在亭叢彙卷八

長洲李果碩夫

虎邱雲巖寺重建大殿碑記代李侍郎作

康熙二十三年

皇上允群臣之請稽古天子巡狩鉅典車駕行幸江南由山東涉河淮而南省方問俗十月抵蘇州次虎邱蠲蘇松諸郡漕米復經過地方丁徭諭督撫以潔已愛民敦本崇實吳民數百萬眾忭舞嵩呼如遊康衢擊壤之世越三載特蠲康熙二十七年應徵地丁及本年未完錢糧民人感激謳歌載道建

萬歲樓於虎邱之陽恭勒

聖訓於中億兆子來工成不日後 翠華又五幸江南
必登是山詢問下民疾苦湛恩汪濊無不周被復 賜
題額并 御製五言詩一章惓惓於吳中風俗及山川
之清淑官吏之勤慎皆親灑 宸翰供奉茲山照耀泉
石甚盛典也顧大殿高踞山巔風雨既久遂致傾圮又
天書聖訓崇奉之所理宜宏麗以肅觀瞻某嘗登陟
悚然時動於心會隆祖裔孫洞明禪師嗣法座於此以
修舉廢墜為請乃先後捐資三千二百金為諸宰官居
士倡許墅關權使傅公內務府某公協力襄事兩淮諸

鹽綱復出金修浮圖亭臺三門諸處通計土木鐵石瓴
甃丹漆直八千六百餘金工二萬二千五百始於乙未
冬十月訖已亥八月歷五年而竣事僧普融敘其成績
請予記之按虎邱自晉咸和初建寺迄今千七百餘年
蓋不知幾經興廢矣今恭遇

聖天子在宥世際雍熙雨暘時若百穀茂登乂安無事
臣民沐浴盛德之化得以其餘力恢廓宏規紺殿巍峩
金繩瑋麗與山巖相映吳中紳士春秋佳日以遨以嬉
載聆 聖謨咸知今日之時和年豐臣工恪職皆
聖天子宵衣旰食覆冒深仁所致共祝

聖壽於億萬斯年則殿之所係不綦重哉某幸奉使此
土垂三十年欣舊蹟之重新瞻 天章之璀璨不禁踴
躍贊歎乃作銘曰

峩峩虎阜秀絕雲巖山無附麗名豔江南中有寶坊晉

宋精藍陰垂覺樹花現優曇

其一

天子省方鑿輅時巡六邀臨幸山谷效靈 龍章綸綍

輝燭日星臣工瞻誦如對 闕廷

其二

有善知識崇基載

闢必同天宮為金仙宅生公隆祖依稀接迹願力所周

布金絡繹

其三

落成之日為國回向天休洊至和風宣暢

兜羅雲氣五色難狀祝我

聖人萬壽無量

其四

旌表孝子明故鄉飲賓金君建坊碑記

世宗憲皇帝御極之九年德澤滂流政教具舉 詔直
省督撫大吏察民間孝義節烈以聞於是宮保兵部尚
書兩江總督兼理江蘇巡撫高公以明故鄉飲賓金君
秋孝行事達之朝十年九月奉

俞旨旌其門其玄孫景輝擇地吳城西之下津里於
今上皇帝乾隆元年七月鳩工建坊中爲堂三楹後列
屋數間半載落成奉神主入祠吳中士大夫咸奉瓣香
拜祠下乃謀述孝子之德於貞石以請於果果惟孝子
至行前董文敏文肅陳徵士皆爲傳行誼俱以表見

豈復藉於文哉雖然碑以述德今遭逢

聖天子之洪恩旌前朝之至行榮被無窮烏可無紀以示後歟按行略孝子名秋字有秋徽之休寧人先世以官居桐廬唐季有諱博道者避黃巢亂遷新安之杉坑宋元符間葵以進士晉秩司農丞其五世孫伍當理宗景定末隱邑東甌山孝子父萬珠貨殖於蘇州疾革前孝子甫十四珠詔之曰吾病不可為矣爾幼何以治生程穆爾異母弟穉同母產方幼何以撫之我谿陽田數十年經營謹守不可廢也遂瞑孝子居喪哀痛如成人辛苦以守其先業而日廓大之乃奉母徙居谿陽招族

之願遷者給以地而不受直母年九十終既葬廬墓以居廬前有橘樹雙白雀巢其枝迨孝子歿猶飛集悲鳴也初孝子方齠髻父戲語之曰吾欲多置窳生子為爾助念爾長也產當分其半孝子跪請曰兒何敢有私願均之耳厥後仲弟殤兩弟娶婦孝子為家督弟婦數有言孝子書平生勤苦跡及創業艱難事告之祖廟貲產竟三分之弟及婦乃大慙悔孝子生於嘉靖朝卒於天啓三年年八十五郡大夫延孝子與賓筵都御史某以耆年有德上其狀予爵一秩方萬曆午未之際其族欲為孝子請旌孝子固阻之孝子既歿子可久可學思白

父之遺行會其時國家多兵旅之事不敢請遲之至今
歿已一百十一年事隔一朝世歷五傳玄孫景輝年且
七十餘矣景行潛德不歿人心卒邀 旌典烏頭綽楔
列於通衢天若故晦之於前而有待於
聖朝之顯之者益信孝之至者久而彌光後起之賢有
以仰儀型於千載也孝子善行載於前賢傳中皆不具
述謹擴其概以登於石并以勉其後人使知善繼罔或
墜德景輝太學生考授州同為人馴謹年六十經理祖
墓事風雪中走新安達之蓋孝行亦可風也並書之

儀徵江亭記

出揚州茱萸灣六十里為儀徵縣縣治南門外為兩淮
鹽漕御史掣鹽所其西出口為大江為沙漫洲而掣鹽
所過牖少轉出委巷為小河為大江夾套流紆緩地平
曠有田隴村落草木蒙茂康熙歲乙酉署御史曹公棟
亭視齧其明年莅儀徵相其址掃棘榛築亭其上繼之
者為李公萊嵩復益屋數楹翼其傍蓋兩使君燕遊地
也登其亭後視則風檣從空中行水禽江雁翔集沙際
江南諸山可跂足而望而盤古山尤近予於壬辰年客
使院時李公方任御史事時招賓僚飲射於此間呼漁

在亭叢書卷八
人張網捕魚爲樂予與萊州韓廣文丹陽楊處士同里
申進士尤恒至按曹李兩公以江寧蘇州織造遞視齮
務曹以明察李以寬和無煩擾以樹威風清吏蕭奏免
累年商欠帑金幾百萬兩又賑恤竈丁兩公加惠商民
補敝救災見於政事如此而李公嘗獲大猾某按之法
飭巡吏嚴賞罰口岸私鹽之販絕少因得於退食之餘
從容休息江亭吟嘯可謂能吏矣古人登臨山水於我
見山水亦於山水中見我則山水之情與我合前遊者
有人後遊者有人得之於心目而境爲我用天地之化
機日以不窮而益新有真意寄焉故也世之爲吏者亟

亟若不克濟其視兩公相去爲幾何耶予自壬辰至戊
戌屢遊其地九月偕二客重登是亭如逢故人因爲之
記

葑湄草堂記

庚子冬作

康熙丁亥世父省菴先生棄石里舊居予凡三遷居葑
門之鷺鷥橋初得屋十餘楹後復擴三楹書堂高敞有
軒有齋中庭有枸櫞香橙石榴予補種梅樹桂樹疊石
為坡陀藝蘭其下何義門侍講為書葑湄草堂屋之後
隔巷即青松菴菴前喬木一林濃陰交布盛夏無暑坐
書堂後軒以望則蔚蒼森榦如在深山門臨河有古榆
六七株行人常於此憩息東西有橋夾橋而居者十餘
家頗淳樸又其前隔河彭侍講訪濂尤贊善滄湄居甚
邇其後則明吳文定公之東莊折而過為施吏部覺菴

之高酣亭當春時桃花垂柳暎帶原野則皆在屋後之東隅宛村落也予自先君奄棄勞苦二十餘年而乃得經營是屋奉吾母得魚菽之養蓋屢遷而琴書几榻無有遺者及芟草荆莽修其圯壞皆吾妻助之予平生無嗜好惟積書二三千卷陳於齋壁延老友以課吾子方是時予客兩淮李御史所後三年庚子乃得偃息其間所往還者惟訪濂滄湄覺菴及朱處士赤城而覺菴益親善以文字相質疑庶幾南村素心之樂因歎宿昔渡黃河涉大江二十年來風濤多恐登陸則欽崙險阻人生百年歲月有幾何為逐逐不少休馬少游謂致求羸

餘徒自苦耳吾方幸吾母康強兩子從事詩書復有素心以討論蘇城方隅秀潤數此地殆可久居歟作葑湄草堂記

萊圃記

萊圃在大石里割李廣文園之一隅癸卯冬居之其以
萊名者以圃久荒蕪多蒿萊奉老母以居又竊取老萊
子娛親意也園地五六稜治之可種菜蔬濱李氏之池
易灌溉有古柏四株蔚然蒼翠其堂屋閒靚予顏之曰
種學齋援韓子種學績文之義且以勗吾子掩扉危坐
停雲在天囂聲不至擁書一編遇會意處輒落落自得
既又讀陶淵明詩愛其言近道得孔顏樂天安命之義
子之居此也荷鋤自藝黃虀餠粥一室之內母子欣欣
差堪自逸長子師稷方治經義友人蔡子在谷館城東

乃假榻於其兄家薄暮來篝燈討論六經之旨更餘乃
去予亦間得商確焉鄰人恣睢好事者竊鄙笑予予曰
此亦何常丈夫得志則龍蛇不得志則泥伏固其所也
吾安吾志而已齋前有黃梅甘子古桂及小石假山予
又於葑溪移桂樹一株植焉并記之雍正三年乙巳初
冬記

觀槿軒記

悔廬之牆西鄰有槿樹方夏四月茂葉鬱青朱英燁燁
予坐南窗見之觀榮落之速測盛衰之理竊有感焉遂
名吾軒曰觀槿夫樹於槿甚微耳花時繽紛晝開夜合
不失其時昔人以朝榮暮落稱之殆以是歟大椿以八
千歲爲春櫟社之樹以不材終其天年而蜉蝣之朝暮
蟪蛄之春秋至伏龜海鶴之屬又常至數百年生物年
壽之不齊如此又不可解也朱子謂生物各有條理物
之短長各乘其二氣潛伏之機夫非氣之厚者爲長氣
之薄者爲短歟予自丙午居此十有二年矣東西鄰之

右山書堂卷八
十一
摧抑頓挫而貧貧而老老而他徙而爲異物者有之矣
曾不旋踵又觀夫處富貴榮利之境者與馬赫奕呼吸
風霆炙手可熱自喻得意人奔走慕豔未幾失勢求爲
貧賤者而不可得以小喻大觀於權之榮落而益信吾
是以警吾心乾隆二年九月記

百城書屋記

老友汪君東村治園於休寧居第之對舍有石欽如有
樹蔚如峙者亭閣敞者廊軒芳蘭老桂辛夷海棠紫藤
天竹傍砌雜植古梅穿屋而出鐵榦森森類二百餘年
物室內羅列卷籍盈架充棟東村日手一編而與賓客
宴遊酣詠其間園之勝方廣可二畝入門緣石欄折而
南爲曠怡樓下爲東村草堂堂後由小扉面東曰拾翠
軒軒上曰靜觀閣旁曰求志居前達蘭畹齋則古梅在
焉又自古梅外歷攬暉門爲亭曰香腴壘土爲臺與亭
相直臺植牡丹香腴取蘇子瞻句也臺右疊石爲小山

石筍高丈餘苔蘚翠積亭左樓曰傍花升樓啓牖則其
叔氏吏部公萊園適隔城河一水萊園之池館堤柳皆
若為茲園所有拾翠軒所由名也東村左圖右史顧而
樂之曰此昔人所謂何假南面百城者也吾園宜名百
城書屋汪為休寧鉅姓族多達人東村性伉爽能詩文
壯歲喜遊覽走數萬里足跡歷數省憑眺山川弔昔賢
陳跡卓乎有不朽自命之想康熙中來京師公卿爭思
薦達東村亦慨然自許欲有所樹立然卒不果東村旋
歸詠南陔侍母後遂不復設仕進念休老茲園世皆以
其材不為世用為東村惜也予嘗論人生擁書之日不

可多得方壯盛時意氣剽銳藉謂功名可戾契致於書
或不暇擁迨齒髮既衰精力銷沮苟安患得於書又不
欲擁矣東村自辛巳秋即與其宗人編修紫滄及江君
箕山謀隙地築小園畫圖綴景略有成竹後數以事往
來吳門訖不暇為近歲乃得構屋補樹擁書其中味經
之腴顯史之華而東村年七十餘矣蓋幾積四十年而
志始遂也夫豈易易哉予又知東村仁厚好施不屑屑
計生產子姓孤苦者撫之故人單寒者周之汶溪石梁
圯建議移舊所工費鉅萬眾莫知措手東村毅然出若
千金為倡刻期庀材鳩工四方應者絡繹至梁乃定嗟

在亭書集卷八
乎亦足少見東村之爲人矣乾隆二年十一月長洲李
果記

補築白雲亭記

白雲泉在太平山之半有白雲亭廢已久范君依洲補
作之君居鄉捐田千畝入義莊以贍族

世宗皇帝嘉歎擢爲京官出守雲中解組歸建始祖祠
築室文正書院西偏貯義田租粟今又營是亭而新之
以復舊觀蓋拳拳於祖墓所在也嗚呼不誠能世其德
者哉天平於西山峰巒特峭拔石離立而土不豐中有
峰高數丈立雙石之上岌岌欲墜亦有如飛來者如卓
筆者如奔馬如屏矗者截立斜倚隱躍起伏而范氏自
始祖麗水公葬山之東麓文正公考以上三世皆葬笏

林之陽當文正自睦州移守鄉郡常即白雲庵奉香火
洎登政府例得置墳寺慶曆初請於朝改庵為白雲寺
度一僧守焉以泉名也蓋寺屢修無恙而雲泉之亭廢
既久矣予昔嘗遊天平見泉出巖竇色凝白如乳瀉注
絕壁下小池涓涓如鳴玉大旱不竭唐白樂天宋蘇子
美各有題詠刻石上已模糊不可辨泉上有屋兩楹傾
甚今歲之春君撤而新之為軒為樓為閣樓之下為燠
室躡磴以入為虛廊為庖湑咸相地所宜以構築而閣
尤傑出空其三面以望九龍瑋瑁諸勝王吏部虛舟榜
書兼山閣東為喝月坪古松一本在軒之隅蒼翠如蓋

軒曰如是取孟子語有本之義也山多松栝楓榆細竹
生石罅望之蔚如翠微深處一研泉亦乳滴石之名有
龍門臥龍頭陀釣魚蟾蜍不一各肖所稱又有大小石
屋其穿山洞君易為穿雲磨崖以書凡此皆循白雲亭
以度而諸景可盡得秋八月予過泉亭君留信宿屬以
文記予惟君才敏練而性溫良知大同府時愛民如子
常辦軍需大役著有勞績又數理冤獄大吏稱其能又
能勤思舊德式廣其澤睠焉祖墓謹護松楸庶幾能世
其德者君名瑤依洲其字也乾隆三年八月五峯山樵
李果記

徽州汶溪石梁記

徽州休寧縣南門外汶溪石梁經始於雍正十二年十
二月越乾隆六年四月梁成於水累石立九洞醜水長
三十六丈廣二丈六尺夾以石欄首尾有亭糜白金一
萬二千兩有奇梁自明季至 國朝百年以來欲建者
屢矣而不可得里人汪君國漢潘君志標始言之汪君
立正請於縣令出金為倡汪君治事以明專志以誠讒
言不撓風雨寒暑馳不休又得同志數人相勸募共事
苦心經畫益以許君克智之千金以底於成許君者無
子始願捐貲果得子遺命留其金以待建梁者也夏令

在亭叢書卷八
六
曰十月成梁昔單襄公過陳川不陂澤不梁以為廢先王之政王周為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為治其梁而償其租汶溪舊有石梁時俗惑風水移建下游識者燭其不利比年山水衝激梁以頽圯汪君毅然採石重建舊地大合樂張讌會縣之文武當事以落之易危而安鼓為太和神應祥福人士富庶科名茂登羣恬以嬉稚耆歌舞汪君好學而文負經濟才未為世用而汲汲於周官之政實為難之其共事者金君秉銓夏君士楷汪君志淳汪君文譽四路勸募者王君維鑾朱君斯燉金君宗浩查君弘敏程子邦彥而汪君國洪潘君志標亦董

事皆同心一德勾會出納歸於至善其勞並著乃為書其歲月俾知作者本末乾隆六年五月吳郡李果記

涪州重修伊川先生致遠亭記

代程涪州作

致遠亭在涪州北巖宋嘉定間州守范公仲武建亭之
建為伊川先生也考先生年譜及涪州志先生與兄明
道先生同受業濂溪周子先生年十八上書仁宗皇帝
勸以王道為心哲宗嗣位司馬公光呂公公著韓公絳
上其行義於朝官崇政殿說書同朝有忌之者遂罷去
而送涪州編管則紹聖間治元祐諸臣罪先生坐嘗為
所薦也先生謫涪時注易北巖北巖石壁有洞曰點易
有堂曰鈎深與致遠亭者凡皆後之人因先生之學易
而名者也夫易之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而致

其極者初非有疆域之可限也見者謂象形者謂器近
取諸身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而範圍曲成知周乎萬
物者在是焉此遠之必當用致而邇而靜正者乃其所
由以致也先生之自序易傳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
於近者非知言者也學求之近乃先生之所以研極於
易而致遠者與仲武之以致遠名亭其知先生學易之
道者與先生自涪歸易傳已成書以授尹焞張繹焞之
言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爲之間處中
有常嚴重有體而胡安國奏狀謂先生於易則因理以
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由斯以觀先生之致乎遠者可

知已矣吾程氏先世自西晉太守元譚公後十七世而
分南北宗北宗之後名羽者遷河南先生北宗後也而
南宗之後迪祖遷居山斗與先生爲弟兄某山斗之二
十八世孫也乾隆七年受命典此州其明年正月乃
敬陟先生注易之地顧瞻舊蹟覩斯亭之將圯爲經理
以復其舊觀且原仲武所以名亭之意以揭諸石至先
生道統之傳上接孔孟與夫阨於當時而仰止於萬世
者則固無俟某言云

積功堂碑記

代李臬使

昔三代之隆風淳穆而俗龐厚民皆喪死無憾而老有所終何施而得斯於民也聖王懼民偕死而號無告司徒之職教以任恤四閭為族使之相葬葬也者藏也土周於椁歸其所與喪死送終之大者也然則閭里鄉黨之間惇卹死之誼襄封土之役誠古道然也矧其為客死異地旅櫬靡依者哉吳郡閭門外市廛櫛比估客駢集而新安之人處其半疾病以死死而不獲正其邱首者又處半雨苦風淒霜繁雪積青燐徧郊白骨盈壤人知慘目而莫能為功新安黃生道恒偕同志數人捐貲

置爽塏地三區以瘞枯骼與無歸之喪及新安之商而
沒者建堂於桐涇之南擇人以董其事今年予奉命
視臬篆來郡城閱其科條規畫地各異向葬無需時也
塚勒一石棺可表識也環之以灰螻蟻莫侵也女棺別
地以埋遠嫌之義無間幽明也喪可歸者庇之以宇寬
之以時望其終得反葬也柁役土工豐其廩犒錢貝粟
米稽其出納思密慮周若此洵乎功之日積而靡涯矣
聖朝孝治天下嚴火化之禁重停棺之律化導漸摩蒸
為禮俗興於下者士思長厚人恥忍薄不獨親其親不
獨長其長而喪死送終之均其戚也閭里鄉黨之間與

之同患無復偕死而號無告也錫類廣仁堂既開而斯
堂又繼之蓋其事類而其功等焉謂非國家化民成
俗之明效也歟莅茲土者覩淳穆之風而樂其俗之龐
且厚也其亦至幸也矣堂肇始於乾隆某年前太守汪
君名之曰積功為斯堂言之也若黃生輩之意固
不自以為功也不自為功功之所以積而可久也

平原義倉涵遠樓記

長洲陸君闇亭於乾隆六年以撫吳都御史文登徐公
行社倉既為捐穀於長洲元和之社又遵 諭旨創為
義倉於城東婁門之內積穀四千石略仿朱子社倉法
以貸兩邑佃農之貧乏者而薄其息具規條六上之當
事以為便都御史公大書為之記其明年農人次第歸
其粟於倉而不忍犯其規於是陸君於其堂後餘地復
為樓兩重最後一樓面北名曰涵遠積三月而落成焉
地環河流沙渚一曲深林茅舍如村落樓東為小軒翼
以扶欄水抱處可以漁釣樓前老樹一本挺立隔河亭

亭若車蓋西望秦餘諸山數十里皆可見迤東則婁葑
之城垣蜿蜒城之外爲漁村檣竿帆影皆出於雉堞義
倉門外有古榆二皆高數尋其一本枝葉西出若相讓
者都御史公記謂陸君非求寵利於朝廷非要譽於
鄉黨窮乏蓋陸君於此有讓道焉讓則志能下而仁可
久宜其周濟如環之無端而不可以竟也謂非吳中盛
事哉陸君往以才敏

世宗皇帝命往四川攝萬縣令兩遷至保寧太守其爲
政抑豪縱惠下窮禦患拯災廉能而得濟其志今之施
仁於佃力本利農其亦本昔之治行而然又能即其地
之空曠寓其耳目之樂俯仰左右襟懷以開岑嘉州詩
有云心澹水木會興幽魚鳥通若與樓有合焉余因書
之壁間庶幾涵遠之意可以見歟至陸君之勞於義倉
者都御史公已記之不以及也

順治六年武舉會試錄記

此順治六年武舉會試錄也當己丑歲為 本朝開科
後第二科我

世祖章皇帝神武開基知人善任諸佐 命親賢大臣
皆文武為憲暨從龍俊彥又皆方叔名虎之選而猶汲
汲培養人材廣求干城腹心之寄武科之設與文並重
將使天下懷才抱奇之士皆思乘凌風雲建績旂常佐
萬年太平之治也按錄主考官二員內翰秘書院侍
讀王崇簡內翰林國史院侍講喬廷桂同考試官四員
李運長兵科都給事中高桂吏科左給事中梁清遠吏

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牛應徵禮部祠祭司郎中監試
官五員范文程剛林祁克格伊免蘇那海范掌秘書院
事剛掌國史院事祁掌弘文院事銜皆大學士伊與蘇
皆官內翰林監射官十一員監試官二員提調官二員
而知武舉則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餘祐額數二百人
第一場試馬箭二場試步箭三場試策問二論一試期
九月初九二十五日也取士如制內直隸四十八人
京衛四十七人遼東衛一人大同衛二人江南五十一
人陝西七人陝西衛一人山西二人山東十六人山東
衛一人河南四人浙江二人而湖廣四川廣東西雲貴

福建無之十九日揭曉恭進墨卷前列者三十卷及通
榜題名呈 御覽 欽定三卷首金袍一次為王父次
薛藻為第一甲孫開圖等二十七卷為第二甲朱萬祺
等一百七十卷為第三甲張榜長安街二十三日臚傳
賜進士及第及出身同進士出身有差二十六日賜會
武宴是日給狀元盔甲靴帶腰刀弓箭撒袋及榜眼探
花各九花頂帽袍服各武進士折鈔 特旨大學士祁
克格主席紅旗儀從送第一甲武進士歸第洵鉅典也
錄中載金袍一劉焮薛藻及王父策問四吳中吉孫開
圖論二文皆博大開朗人材之盛 寵眷之隆宴賚之

厚詩所謂公侯干城腹心者其基之於此歟猗歟何其
盛也果惟 興朝定鼎以來歷試人材其雲蒸霞蔚龍
驤虎視者積累至今何止數千人而初開科至己丑又
當 國家疆土甫定方崇尚武烈歌大風思猛士士之
有志識侷儻通變者雖累世儒素不欲守一卷之書咸
思奮其材武仰佐

聖主建尺寸功若王父其一也王父諱聖祥長洲人工
文章復精弓馬先世皆承詩禮至是起家官浙江杭州
遊擊常領兵東南樹勞績志在報國而不久去位年四
十五卒悲夫方有明之季將權太輕文武太分流賊充

斥捍禦無人卒及於敗恭遇

世祖皇帝義旗一振電掃風清四海內外望風奉正朔
貢共球恐後天下比於新去湯火此所以特重武科也
歟康熙辛卯正月掇緝舊籍展是編因記之且以遺我
後人謹什襲藏焉

大理石屏記

郭子書齋大理石屏石質白瑩潔文理如畫中具層崖
疊嶂有峰巒五突出山際林木深秀濃綠欲滴隔岸小
山類平坡即之有洞穴有澗而五峰盡處有沙渚空處
皆水髣髴初秋景題曰秋山雨霽石高二尺廣視高加
四之一以木製屏嵌此石黝漆之本金壇于氏物藏二
百餘年矣其後有爲縣令者虧帑金雜他物鬻之補庫
遂流轉歸郭氏大理爲滇南六詔地點蒼山有十九峰
紅泉翠嶂多產此石石文之奇怪者煙雲山水人物龍
虎雀鳥花卉往往而有然多模糊要在觀者意得之而

右亭草堂卷八
此獨朗潤予觀天地至文含蘊於內人不易知匠石之
得是理者四面縱橫鑿之文理始見而藏之於山則奇
不著士之奇者處山澤亦然石奇而以俗工取裁之則
不奇士奇而不遇賞識則精神不吐奇亦不見嗟乎獨
文石乎哉于氏江南巨族勝國時多名人家富厚屏尚
有冬夏及春景三不知落何處郭子言此石當天欲雨
重巒碧樹隱隱煙雨捫之若濕其神妙可知已往商邱
宋尚書有文石屏不盈一尺遠山蒼茫下有浦漁人蕩
舟撒網絕似黃大癡畫一時賦詩誇其異較之此屏其
高下何如也雍正歲乙卯上元日見之越明日聽雨石

閣草堂乃爲之記

移鬱林石記

漢末陸公績仕孫吳為鬱林太守廉於官歸舟輕絕不可越海取巨石鎮舟以還今郡學中廉石是也高數尺廣殺其三分之一而厚又殺其兩陸公吳郡人石舊在婁門臨頓里人以公官呼鬱林石明弘治中有司昇置察院解旁築亭以覆更名廉石見吳寬苑菴記 國朝裁去察院解為武弁官舍亭亦久廢康熙四十八年郡守長沙陳公補建前守况公祠於郡學移石樹之祠前况公在前明人夙號為廉吏也陳公典郡剛毅而能慈愛尤以廉幹稱去官羈潤州日至不能謀朝夕蓋遠師乎

陸公而近法乎況公者其於茲石宜其肅焉加敬不欲
委諸衢路為販夫牧豎所狎玩而必登自學宮表之賢
守之祠使學士大夫相顧而矜式太息而則倣也歟余
獨慨夫後世吏道多雜歸舟載石當必有嗤之為愚者
其自為計良深矣然不愚者之所載往往不踰時而厚
亡而愚者之所載其留之千百年照耀於人世耳目間
而無有窮期也愚耶智耶當必有憮然興感者矣公在
潤州余嘗謁公公屬余記此石因書之康熙五十年七
月李果記

楊忠文先生血衣記

前明福藩之亡吳中殉國難者多人而楊忠文先生廷
樞維斗與南昌令劉先生曙先後殉節死最酷劉成進
士釋褐為縣令而先生僅登賢書第一卒同以死報國
血衣先生就刃時所衣者綾製色白書絕命詞十二章
衣後書序血淋漓模糊順治二年乙酉五月二日事也
先生少以氣節自命文章聞望為東南復社之冠東南
諸名士爭遊其門弟子著錄者幾二千人 本朝受命
先生隱城西光福山既又居吳江蘆墟鎮巡撫土國寶
蹤跡至拘之古寺延坐勸之出先生氣頗厲最後語益

存學齋集卷八
三
憤激侵國寶國寶不能堪先生不屈以死事載元和縣志及先生孫繩武家傳先生死門生迨紹原奮不顧收其尸血衣則先生之子貞孝先生无咎藏於家漬痕黯慘蓋萇弘之血三年化碧而先生之丹心忠節千載不可磨滅者也果按故明自熹廟御極閹人擅權屠艾正良不遺餘力而士風為之頽喪蠅營羶附無復廉耻其後甲申之變東南之士有蜚聲壇坫夙與先生齊名者一朝瓦裂身陷大戮為天下姍笑而先生卒能成仁取義不欺其志繇此觀之勝國之賢若先生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貞孝亦高士謹身自惕幅巾布袍局戶輯遺

書通歸藏易與同邑徐孝廉枋崑山朱高士用純異地同隱以老果十一齡隨先君子居婁門之東郊即先生讀書草堂古梅與鴉柏樹猶在而先生之塚墓遙相對松柏數十本悲風烈烈時想見先生英魄欲動也

楊安城補臂圖記

山陰安城楊君與同郡李兼汝祁奕喜相友善順治壬寅同坐事流甯古塔將行邑人徐象九爲寫出塞圖以送之圖中黃雲白草寒色萬里兼汝居中奕喜居左君則以右臂撫李之肩後祁李相繼亡歸旋相繼歿君獨留塞外取圖分送兩家孤子而君臂之在兼汝肩者不忍自完乃割而與之無何李氏不戒於火圖遂燬君忽患臂痛經年莫治夫人范心知其故翦紙作臂補之痛遂已君既歿其二子賓實以布衣詣闕下乞歸其父骸骨痛哭三日又跪刑部兵部門凡四百五十有五日

在亭叢書卷八
號泣陳訴垢形骨立感動當事為求比例遂得請
天子哀之竟歸葬江南蓋康熙某年事也而是圖則藏
於家吁繪於圖非真也燬於火而痛補之而止繪事之
通神乎補者之有靈乎抑君與祁李二子相交之深精
神貫通死生無間而畫者補者亦若有默相之者乎予
與賓昆弟交獲觀是圖因為之記并及其所以得歸葬
者

在亭叢書卷九

長洲李果碩夫

董子祠井記

西漢儒者惟董仲舒得學之正其告君必以堯舜之道
其功不在孟子下惜不能大用其說以行之也予讀其
廷對三策論治人則本於明道語修己則原於正心尊
仁貴義黜霸賤功表章六經仰承天心而興教化以善
治興太學擇守令用夏之忠損周之文無與民爭利而
一道術可謂切中當世之弊矣然皆以其言為迂不之
信卒之權臣忌嫉出相外藩而能數用諫爭使驕王革

心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其用心亦苦矣斯文自秦火焚滅之後岌岌一綫未墜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朝廷方用文士斯文庶幾復振而公孫弘曲於對策兒寬曲於議封禪司馬相如以詞章方朔以滑稽惟仲舒克紹絕學而終不見用迨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其言始驗帝於是下哀痛之詔興太學章六經黜百家舉孝廉茂材其說亦略施行矣而不能盡用以信王道之難行非易易也予又讀仲舒傳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後匡劉諸人皆未之及也乾隆改元之年嘉平月予客江都都轉運使署即

仲舒故居後有祠其井雖涸址尚在果歎去古愈遠欲學無師瞻拜祠下低徊舊蹟感其生平若仲舒者洵漢一代之醇儒哉頌甘棠者猶愛其樹彼督井也其可忽乎長洲李果記

古柏軒梅記

古柏軒在城東調豐里楊編修文叔所居也軒前老梅一樹蒼株古榦玉英繽紛今年二月風雨既晴花頗爛漫編修閉戶擁書孤芳自賞余過之愛其清冷時與步庭際小石坡陀徘徊相對移日不能去夫春花豔冶世競好之梅獨以冰雪見貞志譬諸經憂患歷寒苦蕭疎特立彼沉溺富貴者未之知也編修登館閣蹤跡如寒士宜其與梅作契有如是軒何以古柏名仍舊額也前明王百穀穉登為編修高祖莊簡公所書宅向在城西桃花塢既又居梵門橋而忠文先生又依臯伯通里以

居凡屢遷而古柏之額常揭之楣間蓋追思其世德又
柏者玄冬不凋中含生意以是砥礪不敢忘也予因語
編修宜補種柏樹一本與梅為偶以實之彌見歲寒高
致編修以為然時支硎中峯禪人方招予至山中看梅
遂不往因記之乾隆二年二月十有二日記

宣德窰脂粉箱記

明宣德窰脂粉箱二本宮中物往余見諸萊陽姜仲子
學在所高二寸許狹而長有益以開闔廣如高之數而
少差長倍之四角微圓中有兩竇隔其半為湯池通體
白地青花色澤細潤砒厚如堆脂汁今歸汪子念翼初
學在費重貲以購貽其姬陳素素名流如毛西河吳園
次陳其年余淡心諸公皆有詩素素江都人美而艷能
畫又善度曲自名二分明月女子好事者至有譜其事
為秦樓月傳奇往學在見余與方望子汪秋原語及此
輒躍躍欲動也有明瓷器永宣成弘正嘉隆萬八朝皆

有名而宣窰尤精考宣廟御極十年天姿英暢政先化
理嘗麾鐵騎歷險要出喜峯口麒麟騶虞之獻屢見覽
其遺器想見當時朝野安寧富庶景象而學在以佳公
子風流嗜古不惜金錢羅致以媚其麗人亦侈矣哉余
又考粉器為多羅見太平御覽康泰扶南傳曰扶南國
以純金多羅遺毗騫王楊慎曰多羅奩器新城王先生
詩有云玉窗清曉拂多羅即脂粉箱類也今故物猶在
望美人兮不見覩粉澤之如新能無興慨宜汪子之摩
挲不置也

徐文靖公遺像記

徐文靖公汧遺像舒時貞畫欽式補梧石公坐竹榻兩
子枋柯儒巾衣白衣侍立寫於乙酉初夏時公年四十
九歲公吳縣人登崇禎戊辰進士官詹事府少詹兼侍
讀學士通籍二十年而前後立朝不及七載忠節之氣
稜稜不可犯自題百四十餘字詞極憤激其年六月
本朝兵入城撫軍土國寶詣公不肯出閨六月十二日
自投於虎邱新塘橋河以死距畫像時僅兩月耳枋即
侯齋先生崇禎壬午舉人公歿後變姓名匿隱蘆中瀕
死者再後乃隱澗上康熙甲戌年卒年七十三柯縣廩

生卒於康熙庚辰年七十四予曾識之枋有居易堂集
柯有一老庵稿昔晉卞忠貞公壺與二子眇盱同死王
室之難議者以父死於君子死於父謂其一門忠孝今
文靖公捐軀殉國二子雖未從死而克承先訓身隱以
老勉於大義可謂孝矣畫藏於澗上後歸某今歸公從
孫壩予過壩芸香閣見遺像陳於齋壁因誌其大略乾
隆三年正月記

陳德園像記

遠山白雲古松一株科頭就石坡坐石上陳書策右手
著膝松陰倒垂翠藤紫葛确犖搖綴顧其下流泉瀲灩
循石罅間去其人長髯古貌穆然神清若有所思是爲
德園陳子像德園之言曰吾嘗遊秦隴周歷雍梁二州
之境名山大河鳥道雲棧崎嶇幾千里境屢易而此衷
未嘗少怖吾以樂吾真焉有以養吾神必有以去吾累
觀於巖泉之淵峙松石之清幽心與之會吾視塵網猶
敝屣耳時時效阮公詠懷以抒其蘊德園其忘機任運
遺世之高士歟於是其友石閭李果作德園像記

讀書射獵圖記

右圖縱九寸衡三尺餘老友平湖太史陸公坡星所藏有松有桂有石有流泉有石几有研有筆有書策有弓矢皆韜於箠圖中四人偉貌虬髯據石擁書端坐者公之尊人太守公也衣冠把卷侍立年可八九歲者公四兄膚士而眉目疎朗短衣持弓挾彈者即太史公也一童子臂鷹側視空際而行若有事於公也方公出示斯圖爲予指畫黯然神惻一似有物刺於中者按畫作於康熙己酉太守公時典郡粵東之南雄公甫五歲後五年太守公丁司理公喪旣補思州以病乞歸歲庚午捐

賓客距今雍正甲寅六十五年矣膚士潛修力學惜不
祿公守前人遺訓砥礪於行邑有名公卿欲招致門下
公不往晚歲成進士入館閣以文章受知於

聖祖仁皇帝今壽且七十猶篤志經學補疏詩禮及春
秋諸經矻矻不輟公仲子綸登丁酉賢書同知梧州攝
潯州守篆亦以經術飾吏治蓋公自高祖侍郎公以來
皆以經學顯而從兄稼書先生為理學名儒公兄弟八
人讀書承先志皆年不踰半百惟仲兄年六十三公今
年躋杖國歸然如魯靈光此所以追惟往昔而撫卷歛
歔不置也夫秋夏讀書冬春射獵古人所事晉王僧虔

數歲採蠟珠為鳳孫放七八歲從父參軍盛游獵場庾
公歎異後皆著盛名蓋其幼已具非常之概即游戲往
往施之有用觀於此卷可以得之卷舊存其仲兄笥中
今年兄子載霍以歸公公謬謂予能文辭命為記因記
之且以慰公霜露之思焉雍正十二年十月種學齋

祭田記

記有之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又曰庶
 人春薦韭秋薦黍韭以卯黍以豚祭有常禮薦非正祭
 然遇時物即薦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蓋非祭則時食不
 早也近世風氣稍薄貧者至無以衣食韭黍麥稻之薦
 不以其時有識者傷之錢孝子某有孝行雍正己酉巡
 撫都御史范公會總制及學使疏請於 朝建坊旌門
 孝子之配李氏思祠墓無以供烝嘗乃脫簪珥易六十
 金置長洲縣附郭田十畝餘以歲入租為純孝祠春秋
 祭祀用孝子本前明諸生顧君諱維寰之孫維寰乙酉

殉國難孝子幼承父命出繼從母家今從錢姓孝子臨歿念本宗不可以無祀所生子五人以二子續錢後三子歸本宗如其姓至是顧墓之在香山者一花墩者一錢氏墓在花墩者二雅宜山者一氏族之墓在九龍塢者二及香山之幼殤塚祭掃皆取給焉餘則以修葺祠墓而又恐經理非其人出納無度輸漕稅及祭掃不以時擇子弟之賢能而有力者綜理之且冀族有好義者增益之以此詔後世伐石立諸家祠特請予記其事氏之用心良苦矣吾吳祭田惟范文正申文定陳文莊有之然皆出於賢士大夫若李氏一女子夙夜操作忘其

勞苦而能自立腴田以資享祀此古人之所難也氏爲明禮科給事中吳江李公諱某之孫某之女給事立朝有聲當甲申歲有請建儲南幸諸奏疏宜其秉禮有素能重於祠墓知大體有如此也

讓道記

讓道者何讓其宅之地以廣道路也何讓乎爾街巷狹隘不能並兩肩輿行者肩摩居者簷接偶一失火燔燒蔓延故讓之也讓者何人爲陳肇文等十有四戶讓者何若則自三尺以至一尺二寸其地何屬爲閭門郭外上津橋東民居矣又何以讓以其不戒於火新築而讓之也宮保巡撫都御史高公旣爲之文吳縣令胡侯乃立石於皇華亭之隅予按閭門爲蘇孔道津橋去城一里許閩粵徽商雜處戶口繁庶市廛櫛比尺寸之地值幾十金築室者爭其阨小者詈毆大者訐訟費擲金錢

不之惜利之所在人爭逐之不復可以情動理告即有一二明義理者出其間卒無以勝衆旋亦囿於其習相視以爲固然蓋其地爲市俗有以漸之也今乃相率爲讓之行不旣賢矣哉宮保公在吳愷悌宜民凡以火災告者單騎馳至指揮兵吏攜皮斗挽水升屋撲救吏兵多走烈焰冒飛煙燎毛髮灼肢體無所畏懼故火甫熾隨熄獨閭門以外往往延燒至莫可救禦則以地窄不能容人故也使居茲土者盡如陳肇文等之讓夫寧便於行旅往來揆之禦災防患之道安必無小補乎宮保公去吳矣遺愛在人人猶津津道之蓋其撫吳也教民

禮讓恤民災患實有革薄從忠之化焉今茲所讓烏知其不化於公乎予故樂述其事而爲之記爲治茲土者告焉讓三尺者二人陳肇文江宗岳二尺者四人陸令譽唐爾元張羽煌唐元一尺五寸者四人袁勝大蔣禹年孫德和邱令聞一尺二寸者四人孫永昇周天佑鄭子康陳繼茂并書乾隆元年三月李果記



原件短缺

P13-P15

遊支硎中峰記

中峰乃支硎三峰之一晉支遁道林道場也去城二十
五里在龍池山東北山多平石故名支硎吳都賦云右
號臨硎即此峰在山之半望之隱然由山麓循路而上
細澗有聲汨汨與落葉相亂寺初名楞伽院入門有石
幢一清壑道人所建也面東有南來堂前明萬曆中蒼
雪徹師從滇南萬里而來因以名之蒼公博涉內外典
常於中峰建殿買田其詩筆妙天下文文肅震孟姚宮
詹希孟王太常時敏隱君周茂蘭徐波諸公皆與之遊
虞山錢尚書謙益至願居弟子之列可謂賢矣稍北爲

寶月堂有泉曰寒泉在南來堂之前飲之而甘寺僧云
蒼公從事土木時有杜白雨者指庭中地脉曰此當有
泉鑿之不三四尺見石板仆碑臥其上啓視一泓瑩然
深丈許紫巖居士虞宗臣書寒泉二字於山麓其以是
歟殿燬於火其庭傳有雙松蒼秀殿成而松勢難容伐
之今殿基爲菜圃矣南曰覃思室古梅一株老榦槎枒
二百年物也又西曰冬青軒樹高一丈餘雜以修竹蒼
公畏寒冬則居之面東有樓曰水明樓凡東南遠近之
山可以送目於月夕尤宜曰水明者取杜詩殘夜水明
樓句也樓下有方池多碧螺無尾出中峰院稍西有鶴

飲泉喝獅窩馬跡石跡大於虎印石如泥支公養神駿
遺跡也又西爲南峰寺寺以南池著名唐皮日休陸龜
蒙聯吟於此寺今爲章氏墓池亦涸僅留屋一二楹俯
瞰石梁舊有碧琳泉待月嶺新泉馬坡坡南有石門在
峰之右腋三石巨立一徑斜通如門放鶴亭在中南兩
峰間支公好鶴翅欲飛乃鍛其翮後更養令翅長縱使
飛去此其處也山之石根絕壁巉削類李唐畫又有牛
頭峰在寺門之下東址即觀音寺俗所云觀音山也雍
正十年冬十月十有四日中峰禪人性原挈舟招予入
山同遊者爲程致遠南溟顧峻大巖賈筠竹墅陳應慶

幼石是夕步中峰左右翫月浴寒泉讀蒼公詩留宿山
堂松濤滿山作聲如風雨明日觀南雲山樵文點畫山
樵文肅公孫也墓在峰之北竹塢性公方乞程顧二子
作賢首宗譜圖且語予曰山中有二未了事建殿與刻
集二者然木石粗具他日不乏建者獨蒼公距今垂八
十年矣而其詩日就零落爲可念也言之悵然日午予
與顧子聯步過寒山趙宦光小宛堂鑿石澗引泉處復
尋雲根泉披蘚讀王穉登摩崖諸詩飲泉而歸予惟道
林築菴茲峰蓋千有餘年矣陵谷變遷而茲菴獨爲僧
家世守梵宮鐘室尚存昔規與木石寒泉相映然遠於

城市荆榛蔽路無穠花豔冶以是遊人罕有過者予困
於迂拙無所可用以老將與諸子遊於寂寞之鄉茲山
若有夙契者汲泉而飲踏月而歌其心寧不以爲樂哉
性公留予輯支硎山志予期以異日并訪北峰巖壑云

遊平川汪氏園記

平望鎮去吳江縣治南五十里太湖十里休寧汪子峻堂僑居於此即其後隙地去榛菅益以上治之爲小園作亭榭其中名流士咸造焉園廣三四畝鑿池當其前曰春雨樓者有杏樹一株花開輕紅凝豔於春雨爲宜也下有澹慮堂金壇王吏部澍書以洞庭兩峰浮嵐在肘右對之灑然忘累拈韋左司青山澹吾慮句也樓之前疊石齒萃高下殊狀雜植梅桃桂梧桐池東雙亭翼然亭參差相連空其欄楯以行而石錯處其間折而西有竹百挺爲雁齒橋過橋爲蝶窗又西爲百城閣羅列

經史子百氏之籍所謂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也經
行皆通以修廊或側徑藝蘭鈎出池際又樓之前楹因
木爲臺扶以危欄西望太湖湖光動蕩如在屋上風帆
沙鳥隱見雲濤浩渺中稍東紅牆翼瓦突出入畫爲北
宋之殊勝寺有銀杏二本高百尋盤柯並列鴉鵲數千
各集其枝東西顛而池中遊魚時撥刺欲起此園之大
略也考平望爲漢之松陵鎮南連嘉興西出苕霅松江
居其東唐時置驛築塘宋高宗南渡設巡檢司元至元
間復設平望務其後張士誠據吳江築土城於此歷漢
二千年以來盛衰興廢不知幾變易矣今遭 國家太

平邱隆之治村墟市暨莫不欣欣有起色夾河而居者
可幾千家農賈給足楚衡豫章之米浙之魚鹽絲枲綾
羅純綃商旅舟檣輳集不絕於道蕃阜視他鎮爲盛而
汪子乃得寬閒以居奉其母御板輿承色養優游泉石
寧非至幸歟汪之族著於新安其曾大父始寓此祖與
父皆溫仁謹厚汪子才且賢文章贍逸蓋能繼其世德
者園西偏有菜畦數畝汪子將闢牆垣拓之使皆種竹
結茅亭仿輞川竹里館之意焉歲之仲春子泛舟出吳
江過其園留信宿乃去而林亭之勝不能忘於懷也因
爲之記汪子歲貢生名棟

遊虎邱記

虎邱稱吾郡名山而巖壑不深山藏於寺去城市甚近遊人雜沓予不喜至至則以他事牽率或訪友蓋未嘗特往也今年八月乙亥施子半村具舟招予及秦秀才蔣處士浮屠雲紀遊焉日未晡抵山塘入斟酌橋小溪及岸路出山之半相與攝衣而上坐清遠道士養鶴澗久之尋舊路登舟晴天無雲夜月如練樹影倒垂施子出肴核具飲蟾光蕩漾射杯案顧視畫舸張燈銜尾下上絡繹雲紀爲予談禪空靈解脫學於禪而通儒書論多與儒者合殆大顛之流亞也往予於康熙己卯庚辰

在亭叢書卷九
三
辛巳歲數數訪姜仲子學在至山中學在尊甫貞毅公
明崇禎時官給諫劾首輔周延儒廷杖遣戍祠在虎邱
學在守先志不應試其詩與畫有倪瓚高致時吾友歙
縣方望子山陰劉子志戴南枝皆寓山中常至學在所
子志明都御史諱宗周之孫明於輿地通九邊扼要望
子喜酒南枝善隸書皆以氣節相高見則相與狂歌為
樂忽忽三十餘年風景不殊諸君久為異物而予亦且
老乃重經舊遊與素心二三人盤旋於石橋綠樹間俯
仰今昔蓋感慨係之矣秦秀才名開谷施孝廉名大智
即半村蔣處士名某皆崇明人雲紀揚州興化人本李

氏乾隆元年八月十四日李果記

遊錦峰山昭明寺記

昭明寺在陽山西面錦峰山之麓山產文石梁昭明太子蕭統曾居此後構寺因以名也屋數椽周以竹木背有碧螺池水沄沄可鑑雖大旱不竭乾隆戊午十月廿又五日子與俞吉士諸君以事至山中土人有言其境者過焉東則陽山王宴嶺西則彭山崦西北則東渚金墅南爲篁村竹塢隔數里而澣墅當其北陽山本秦餘山亦名四飛山岡巒四面勢飛動田疇棊布山高木落望之若在戶牖間予於此有感焉昭明皇家子寢食文史所撰文選爲選家瞽宗臺城之禍海桑幾遷矣而於

此獨不漸滅以信勢位有時而盡惟文章可以不朽至於今人猶有過之者非地以人重歟長老為予指殘碑載唐會昌中沙汰沙門隱其地宋理宗有賜尚書鄭起潛錦峰二字藏寺中元至治某年重修而繼此興修者又不知凡幾矣文選樓舊址在揚州東門城下往予客江都數至之而此寺亦昭明所居豈文人愛山水奇勝棲遲托跡有不盡出於後人之附會者耶竊幸無意中得此地又恨不與吉士輩俱遊也為記之

南郭讌集後記

隴西公之歸福清也諸同人詩以送之文以序之又啓筵於薛氏園祖以餞之飛觴稱觥感舊論故盤桓永朝沈子確士為之記公昔秉臬江蘇造吾吳民及以浙撫去官後寓吳者數年虛已與諸文士接相得益歡當公之歸而睠睠焉不能一日舍公也宜也顧維公去鄉四十年蹶於仕宦曩時少壯交游半多存歿之感意必有愀然不釋者否則屈指故山迴憶童時所釣遊處蒼茫同隔世迺得以婆娑白髮之年重撫嘉樹濯清溪鮮可烹蔬可採且將德化乎一鄉材成乎後進也又必有怡

然以樂者而公二者不形於色賢者固不可測耶而顧
與諸同人對景流連興懷聚散命确士與果紀其讌集
鐫諸於石其意惘惘如重有感乎此行者然則公之惠
吾吳人而思噢咻之教誨之又豈獨任觀察之日乎哉
果知确士之紀石也非直擬諸西園之集而直等諸峴
首之碑也夫長洲李果記

桃花塢看畫記

溫處副使寶坻芮公出明人畫六軸周東村者一寒山
蒼莽天意欲雪主客二人裹氈巾褰帷坐相與酌酒童
子短衣負書牽驢候斷谷勢甚冷以袖掩其口文衡山
有題句謝樗仙者四一楓林石壁一江村薄暮皆摹杜
甫詩意一寫許渾詩溪雲初起二句木末風撼皆若飛
走一春水綠波桃花夾岸樓閣迥出雲際亦寫唐人句
筆皆堅蒼疎落仇十洲者一春山初霽一人巾袍坐水
亭有客騎馬徐度溪梁嶺半有旅人挾雨具兩兩依石
欄走唐解元六如有題句此畫之大略也按古人作畫

有筆有墨貴空處設想解脫繩束東村筆磊落唐六如
常師之樗仙與沈石田同時師宋元諸家而名少遜於
石田當嘉靖中某御史巡按江蘇御史之父慕石田名
將乞其畫石田居婁門外相城里召之不至復遣隸人
呼之石田不得已携樗仙往御史出新紙強之畫石田
不可遂與樗仙於聽事堂四壁各畫其二為春夏秋冬
山水景半為設色而去御史父聞之乃大慙悔使院在
玄妙觀西明末時畫壁尚存唐處士重韓自言其父曾
見之十洲畫雖不免有畫院氣而吮墨輕倩意之所至
耳不聞鼓吹鬪駢之聲亦能品也三人者畫各不同近

亦不多見矣副使名進士由錢塘令至今官有廉績今
解組而蹤跡落落世榮故泊如間亦作山水畫乾隆三
年三月廿又三日子過其桃花塢寓廬出畫以觀又出
其同官朱副使倫瀚指頭畫白鹿圖綠松坡石自成天
趣遂並記之

青芝山堂飲酒記

友人張子良思有異才志趣高遠官直隸新樂令歸居城東葑溪之上戊午秋七夕前一日招諸故交四五人飲酒青芝山堂予與焉山堂爲明襄毅韓公故園良思新葺之書屋爽塏疊石爲山雜樹茂密其傍有荷池酒人多閒適筵潔不雜留連永日興盡以返康熙中良思以詩賦召試給札內廷修書書成出爲令和而有守縣故有驛通南北路符檄旁午肅清無誤歸而治薄田種秫暇則鈔宋元人小集聽二子讀書間與客對奕其意蓋恬如也昔晉之陶公宋之蘇子或意不在酒或

好客飲皆得酒之趣良思量固高而意趣能兼之可以
與之飲酒矣彼遺棄世務沉埋其中嗜之如狂泉者亦
獨何哉予舊居鷺鷥橋去山堂不數武良思來而予已
遷無能與為鄰然予無用於世又不知酒之趣者也涼
風將至菊有黃花姑與良思論淵明之詩託於醉鄉而
與之飲酒

遊西湖記

出湧金門坐小舟由小港至西湖舟中見紅牆古廟爲
吳越錢氏表忠觀雷峰塔在其左遊湖心亭亭在湖中
過三潭印月以石鑿五孔每月夜湖面浮月五金波滉
漾有亭以觀三潭有放生池又有石橋橋曲折以通屋
舟泊岸至聖因寺達山顛全湖之景得八九經玉帶橋
過賢王祠祠起裏湖之央碧瓦鱗次綠柳中如小李將
軍金碧山水畫祠內左一門越壁入小橋流水花竹茂
密丁家山一名覆舟山制府李公總制兩浙於此洗土
得石劈石得水即石罅水側置亭屋約半里未之至也

抵麴院經陸宣公祠瞻岳武穆王墳墳前有碧血丹心
碑夏言字碑正殿岳王像兩廡列牛王兩將軍像殿之
後有王與夫人像左有五侯右有五夫人及王之女銀
餅像墳在祠之右大書盡忠報國四字嵌於壁羅城皆
石爲之王之子雲葬右少下俱園石羅城墳之前左右
跪張俊万俟卨秦檜檜之妻王氏以鐵寫其四人像尋
至靈隱寺寺在北高峰之麓門外多酒家進合澗橋探
飛來峰晉時天竺國鷲嶺飛來者峰通身玲瓏皆石盤
據靈隱三竺間多大木旅生石上不藉壤峰石楊禿伽
徧鑿佛像峰根清泉泠泠過寺門跨泉之亭曰冷泉蘇

子瞻有云肯與冷泉作主一百日何用二十四考考中
書即此也亭聯予友温處副使寶坻芮公書泉自幾時
冷起山從何處飛來二語公官錢塘令時也伏虎棧在
其左以手作足極險怪右轉爲龍泓洞再折爲呼猿洞
黝黑不可窺乃坐泉亭松篁作聲如雨入寺憶宋之問
駱賓王詩境洵與之合瞻具德長老塔經轉輪殿靈隱
少西爲美人峰峰腰爲韜光庵石徑逶迤老樹夾路仰
視天光露一綫逕側眠竹引泉琮琤之問詩剗木取泉
遙此其驗乎韜光有最高亭遠望江湖如懸鏡匹練惜
未登耳過關壯繆廟四賢祠四賢者祀唐刺史李泌白

石亭書卷九
居易宋守蘇軾處士林逋因歎一處士與郡守並列亦
高矣哉越梅逕尋林逋墓古梅一樹蒼秀天矯坐放鶴
亭望巨石寶雲葛嶺一帶浮嵐暖翠與湖光遙映畫舫
紅裙搖漾水際間有橫笛度曲者乃至平湖秋月亭愛
其澄澈視放鶴亭少有別耳取道秦亭山入玉泉寺階
下甃石爲池流水活活寺西一池可半畝榜曰放生蓄
魚數千頭不知年歲其大皆幾尺魚之色有赤如火者
月白如黛者黃如金者白如玉者水清見沙礫童子以
竹籃盛麩丸投之魚輒接尾至有黠者見舉手即洋洋
然來物之爲食累如此覩於魚而益可知矣繇此出青

芝塢歷烏石峰即岳王墳以循舊逕也乾隆七年壬戌
二月記

遊西湖關壯繆廟記

壬戌六月遊西湖孤山竹閣今爲關壯繆廟中有照膽臺瞻關公碧玉印印方寸四五分高二寸洞其中如井欄綠文斑剝其文上曰漢壽亭侯下曰關某之印皆白文按弱侯焦氏云亭侯爵名漢壽地名老僧出印章考云公死後佩印爲吳將徐盛得又引吳志黃龍已酉盛過鄱陽舟覆失於水明萬歷丁巳湖中有奇氣漁人網得獻於朝越二載己未令太史董其昌齎送孤山照膽臺又遺印考胡琦曰玉泉顯烈廟有司馬印二枚相傳公所佩其一方寸文曰別部司馬即傳先主爲平原相

右漢書卷九
三
以公及飛爲別部司馬者其一方又五分兩環相連系於印紐文已訛闕唯左有司馬字可辨或曰關某司馬或曰荆部司馬又曰今關公廟壽亭侯印即公初封印紐方二寸有奇其上大環徑四寸下連四環皆系印今實不見上下環矣備錄之以俟考十二日記

修震川先生墓記

歸震川先生墓在崑山東南門內葬先生之父岫雲公及先生凡兩世子孫凋孱幾爲群小荒廢乾隆六年有司檄縣令整理署篆丁公語諸紳士刈荒榛掃瓦礫毀茅廁復築墓門圍牆重新之先生之文本諸六經三史八家當是時天下方相率爲浮游汎濫之辭先生得古人微言奧旨發爲義理之文景陵張文隱公謂爲賈董王文肅公稱其溫潤典麗如清廟之瑟王弼州踵二李之後主盟文壇奔走四海不少下其晚年贊先生畫像有云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予豈異趨久而始傷弇州遲

暮自悔如此先生爲政稱循吏其文與治行皆可傳爲前明一人葬以萬歷乙亥蓋百幾十年矣邱封翳然墳墓莫翦昔賢愛人懷樹尚或不泯况先生之文與政有不朽者乎丁公之修墓得永保亦即過九原者留連於隨會之意乎聞方斫塚上草草根皆有光燄數日炳然其靈異又如此誌稱先生在孕時家數見禎瑞有虹起於庭光屬天故名有光今墓草亦然宜其文之光芒萬丈也丁公名元正字一峰湖南衡州人以拔貢署如臯縣新陽縣去如臯任猶以蘆洲稅賦繫懷數請減亦仁者也十月某日記

天平山看楓葉記

天平山予舊所遊也乾隆七年十月朔之二日馬生壽安要予與徐北山遊泛舟從木瀆下沙可四里小溪縈紆至水盡處登岸穿田塍行茅舍雞犬遙帶村落縱目雞籠諸山楓林遠近紅葉雜松際西山皆松栝杉榆此地獨多楓樹冒霜則葉盡赤今天氣微暖霜未著樹紅葉參錯顏色明麗可愛也歷呪鉢菴過高平范氏墓巖壑溢秀樓閣漲彩折而北經白雲寺憩泉上升閣以望則天平山色峻嶒疎松出檐楯涼風過之如奏琴筑或如海濤響馬生出酒饌主客酬酢客有吹笛度曲者其

聲流於林籟境之所涉情與俱適不自知其樂之何以
生也方今淮徐十四州縣被水舟從城上過濟寧河隄
繼決棗林諸處數十里多牽馬船載以渡而沛縣復水
湧流民載路上塵

天子宵旰出帑金賑卹謀毋失所而吾郡獲邀蒼昊太
和之氣秋禾茂登民物安阜初冬佳日吾黨得以嬉遊
田野顧瞻山澤之明秀雲磴石壁巉削類斷深林紅葉
掩映若畫酌芳醴對良友陶陶衍衍舒我襟抱覺天地
之浩浩景物之熙熙而忘吾生之須臾也其樂又寧有
涯歟始約遊者六人馬退山張秉衡王在林皆以事阻

而予兒子師稷適來馬生之父南村聞予遊輒喜携其
孫以從適得六人遊之後四日北山補圖以紀其勝而
予爲之記悔廬翁李果

中峰經遊記

乾隆十年十月廿有七日子以省先壟經木瀆黃家橋

薄暮遇雨宿馬生耕巖山居明日買舟西至塘灣高木橋半

許里過寶葉庵至棗園既省壟回舟至黃家橋携馬生從

王家街北步至上沙歷梁巷為梁鴻牧豕處東觀漢記

載鴻牧豕上林苑中誤遺火延及他舍悉以豕償之不

足乃願以身居作而此云其牧豕地毋乃傳之者誤耶

望徐昭法枋澗上草堂在略東北已為他人居西南為

詔山有范氏三太師墳墳有紅葉五六株極高大予向

有詩稱其類鷹爪即此過芳芷橋入聞鐘庵見南海梁

藥亭詩門前椿樹一本亦百年物東北過范文正公忠烈廟時已晡日色照廟門樹紅豔可愛間有深黃乾紅者以今年未著霜色不甚著又是日風厲葉半落也少東爲白雲泉至緇經臺過范少叅長白祠度宛轉橋橋下水涸而淤沙聞夏日紅蓮甚熾遇大同守范君從事土木點綴臺榭其族人方爲構雲中書院又敘范君捐義田事爲 恩綸亭觚稜有金碧者留予宿予不果遂循東南出平嶺穿潼梓門至西北抵支硎之中峰以望諸山聽流泉入中峰寺留水明樓夜與浮屠念庭及馬生論詩相與觀蒼雪長老遺橐將謀鏤板念庭與其祖

性原皆嘗從予遊者質明馬生辭予歸木瀆予食寺之嘯雲堂中庭西府海棠方作花讀故人張石帆方勺湖壁上詩坐南來堂冬青軒想見蒼公遺韻予亦即歸念庭遂送予出歷山麓諸精舍少憩遂經支硎巷憶舊友唐研林已下世久矣研林句容人與丹徒李御簡俱隱閭門之市廛皆嗜詩研林嘗選唐詩數十卷後居此由支硎巷至西津橋聞思菴訪石杉禪友菴面流水古木斷垣屋五六椽頗清逸出金壇史進士公度記簡雅可誦石杉採野菜作飯意蕭閒而真有道人風味以視山麓諸庵修飾爲潔淨者未免猶有世情歟路口過造船

在亭書卷九
三
厥見風楊古榆三四株屈曲如畫與念庭撫柯久之乃
抵楓橋念庭遂別予歸中峰是日行三十里予苦家累
久念此山雖非奇峻瑰怪而幽寂深遠人跡不喜到觀
煙雲草木蟲鳥之狀吾得以安焉而不知何日囊書以
居也十月廿有九日悔廬記

記白燕

汪子峻堂園居在吳江平望鎮予既爲文記之其屋有
燕巢承塵今年丙辰五月燕乳雛七一雛毛羽色白稍
稍能飛翔集園樹間間出鎮之東西隅有鳥數百隨其
後匝兩月燕乃就鶯脰湖從南飛去是歲峻堂試京兆
歸語其事李子曰白者屬金西方色也潔也素也明也
質也古人言之矣文章之道紛華者其說支粉飾者其
說駁本之性靈有根柢者真以素記有之白受采故必
受質於樸揚輝於素此天地之至文也子之文殆類是
燕以之來乎夫燕玄鳥也春秋運斗樞以爲瑤光星精

所化昔賢有白燕巢於庭樹者馴狎几案然不多見今
乃叅於煙雲之表栖於湖渚之野天海沈寥迴翔自遠
果何意乎客曰汪氏先世有德峻堂克承厥祖故白燕
兆於庭或曰此祥也燕雀也爵與雀通雀白者子孫當
為清白吏二者未知何居李果記

記日本茶鑿

左思詩心為茶薜劇吹噓對鼎鑿

東洋日本國製器精巧世所貴者漆器多泥金寫其本
國山水花卉悅目而不適用倭刀鍊數十年鐵成之鋒
鏗迅利其次銅器亦雅偶於芮副使座上語煎茶銅鑿
欲屬沈君燮庵乞之汝南氏副使弟方齋適有自海舶
來者出其一以贈鑿形如壺容水一升高可四寸覆以
蓋中沃以錫有細管勾曲以注水管如高之數而少殺
質薄而堅有梁可提以之煎茶視陶器為鈍拙先是吳
市多有之三十年來監司郡守以次買銅海外銅器騰
貴吳城金工遂依仿造作亂真者多矣予考有虞氏尚

陶其後劔斗匪柱檨皆銅爲之漢律歷志凡律度量用
銅取其爲物至精不爲燥濕寒暑變節霜露風雨改形
也而考工記載攻金之工有六天時地氣材美工巧其
器乃良然等是材也而美惡分工也而巧拙異者多矣
天下物寧獨銅器乎哉抽管記之并系以詩

赤金爲茶鑿携自日本賈萬里海舶來魚龍共行旅故
人何殷勤一語輒見與朱火燃其下風水互吞吐投以
日鑄茗毋勞久煎煮輕盈蒙霜華芳香流碧乳石鼎空
摩挲陶瓦亦苦窳物微意則深感歎無爾汝吳中久不
雨藉以滌煩暑時季夏無雨

別白松樓記

白松樓在閭門外半里許汪氏堂之西隅松當樓之南
面啓牖則見其樹杪與檐平蒼翠鬱然予下榻此樓者
有年風雨晦明擁書相對忘其久客也當夜半風起則
欹枕而聽如在空山濤聲謾謾過枕上樓之對面前後
及東偏皆樓計二百四十餘楹中累石爲巖岫坡陀截
壁雜樹梅桃桂梧桐楫櫚芭蕉石壁積苔蘚長廊雪竇
如小李將軍畫今年汪子典與他姓而此樓遂與俱去
汪子多雅懷好治宮室凡所作旣成有不當意旋復改
爲又好聚書至萬餘卷多宋元明人書畫金石碑刻三

在亭書卷九
代鐘鼎敦匱樽盃官哥窰金玉雜故物行市上見舊畫
帖或舊鈔本書不惜解衣付質庫購之其興寄之豪多
類此今其去此屋夫亦境之所處有不得已也而舊物
亦漸次散去會得舊園於木瀆市之東乃勝國陳文莊
公之子皇士別業補綴之將招予同往夫境之去留何
常天地亦逆旅而此樓亦傳舍耳何拘於歲月無處非
吾逆旅也汪子之居此始乾隆二年丁巳至今纔十一
年中間又羈留錢塘蘭溪者兩年歲序之遷流處境之
周章友朋之去來世態之炎涼俯仰今昔亦何能無感
於中顧吾常過汪子瀆上之居竹木幽茂怪石峻嶒有

岡阜有池有橋有亭有樓有水閣南望堯峰北望靈巖
穹窿秦餘諸山有書可讀閒泛小舟涉太湖登莫釐縹
緲七十二峰雲霞皆在襟袖亦何戀戀此城市爲哉汪
子頻年境皆齟齬方且讀書靜居可以明道伊川有言
達理則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王陽明則以
爲君子之學務求在己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
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
也亦何在乎去此屋乎若予者鄙拙不肯爲骯髒以迎
時好老思買山以隱與漁樵爲侶其視此樓尤客中之
客耳惟是數年之久睠念老松礫柯多奇姿亦如我故

友未嘗忘於懷也遂記之乾隆十二年十月晦日

仁壽堂記

仁壽堂者朱君用濟之所建也堂之東以施藥而西為塾師講習地經始於乾隆十年之月至十一年而竣事有堂有樓有齋舍庖湍戶牖疎朗聚藥與書規制周密落成之日郡縣學廣文暨搢紳先生翕集瞻望歎異以為貧民之病得所療窮檐文教之被可以繇此以進於成材邵編修北厓既以仁壽書其堂矣謂宜有記以告來者而固命於予予乃廣編修之義而申其說焉昔先王不忍民之疾而瀕於危也於是為針砭湯液醴灑以療之而使無天札之患先王不忍民之逸居而不知

學也於是設爲庠序學校之地明人倫之道以教之而後無冥行擿埴之患若是者皆欲躋於仁壽之域也初朱君嘗建廣仁堂於清真觀傍以待舊族之有地而貧不克葬者爲引而瘞埋之其事載郡守建水黃公記中旣又網羅古方試之精良購藥如其法以治病輒愈四方以病告者如市堂之爲地小至不能容乃謀建斯堂而徙之則又設書塾於其中謂天下有有形之病有無形之病有形者山川風露陰陽寒暑與夫動作不靜飲食無度此疾之自外而入腠理干腑臟循其病之所在以藥石療之所能及也逸居無教晏安鳩毒疾自內作

渾渾冥冥所謂無形者非化其心開其意治之以詩書不可也夫學亦治人之藥石也就良先生朝夕講誦足以去疑解蔽日新厥德因進而通古今之變識治安之理發昌明博大之文以備朝廷選舉無亦非儲材之意乎或者曰藥以治病者於仁壽之道得矣於教子弟其亦有說歟曰天下莫忍於可以爲善而任其爲惡而莫之救也莫夭於昏無所知蠢焉以老而莫之覺也其分年而授之學則自一年離經辨志由小成以至九年知類通達彊力不反而至大成如陰陽之迭運於四時而無間內外交養本末兼舉則人材陶淑皆得其理而可

在亭草堂卷九
以爲天下國家之用今朱君一舉而兩得之蓋仁壽之
在治病者小而教子弟者大也子曰仁者壽子貢曰學
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嗚呼使盡如朱君之用心則試
之一鄉一遂可推而用之於四方有不躋於仁壽者乎
至堂中所施藥既皆本諸古人成方而師之所以教弟
子者本之於經通之於史論古文之源流講制義之得
失亦皆必有成法以次第施之是在良先生之善教也
登堂之後樓則見雙塔巍聳之時於前喬林蔭翳之拱
於後朝雲暮靄浮湧几案復可以供學者息游之助洵
佳境也堂在郡城東陸家巷乃書之以爲記

墨莊記

朱君愚溪比部負外莘園公之六子博雅好古居郡城
之南新治小軒於其堂之後藏書頗多遂取宋人劉式
事以墨莊名之而揭岳忠武王書墨莊二字重摹勒石
軒前嘉木蒼鬱多疊石爲小山絕壁下有清池每雨過
投以石觸擊有聲與池水相激越息機靜對髣髴游魚
鳴鳥時來窺人軒之北牆外爲崇阜當風日晴朗雲霞
澄鮮遙望西北秦餘穹窿諸山浮青翕黛披襟挹爽其
境若與書卷相融洽非必騫遠凌危夸奇競秀以求堪
巖穹谷於數十里之外此豈易得哉前輩謂文人未有

不好山水蓋山水遠俗之物也俗者與道相背俗遠而後可以讀書研理可以見道俗不遠則求諸可以超曠之境於以滌塵氛而遺世垢今愚溪之居雖不離城市而心固常在邱壑之間宜其所好之有以異於俗也墨莊者式於太宗朝掌邦計有年身後惟遺書數千卷夫人指謂其子此乃父墨莊也其後人若敞敞並起高第爲名臣愚溪之所以名軒者以此若忠武書忠義之氣如見昔人已言之茲不具論云

